

经学通论

函一
五册
函

經學通論

善化皮錫瑞

詩

論詩比他經尤難明其難明者有八

詩爲人人童而習之之經而詩比他經尤難明其所以難明者詩本諷諭非同質言前人既不質言後人何從推測就詩而論有作詩之意有賦詩之意鄭君云賦者或造篇或述古故詩有正義有旁義有斷章取義以旁義爲正義則誤以斷章取義爲本義尤誤是其義雖並出於古亦宜審擇難盡遵從此詩之難明者一也漢初傳經皆止一家易出田何書出伏生惟詩在漢初已不名一家申公轅固生韓嬰魯齊韓詩並號初祖故漢十四博士其先止分五經書惟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其制最善後又分出家數易

有施孟梁邱京氏書有歐陽大小夏侯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其實皆不必分惟詩三家同爲今文所出各異當時必應分立後人不可併爲一談而專家久亡大義茫昧此詩之難明者二也三家亡而毛傳孤行義亦簡略猶申公傳詩疑者則闕弗傳未嘗字字解釋後儒作疏必欲求詳毛所不言多以意測或毛義與三家不異而強執以爲異執途旣別溝合無由此詩之難明者三也鄭君作箋以毛爲主若有不同便下己意鄭改經字多因魯韓所謂下己意者或本三家或創新解鄭學雜糅今古難盡剖析源流此詩之難明者四也他經之疏專主一家惟詩毛鄭並行南北同尙唐作正義兼主傳箋毛無明文而孔疏云毛以爲者大率本於王肅名爲申毛實則申王王好與鄭立異或毛意與鄭不異又強執以爲異旣分門戶未易折衷此詩之難明者五也歐陽修詩本義始不

專主毛鄭宋人競立新說至朱子集其成元明一概尊崇近人一
概抹撥案朱子集傳間本三家實亦有勝於毛鄭者而漢宋強爭
今古莫辨此詩之難明者六也宋人疑經至王柏而猖狂已極妄
刪國風進退孔子 國初崇尚古學陳啟源等仍主毛詩後有戴
震段玉裁胡承珙馬瑞辰諸人陳奐毛氏傳疏尤備然毛所不言
者仍不能不補以箋疏或且強韓同毛乾嘉崇尚今文齊詩久亡
孤學復振采輯三家詩者甚夥陳喬樞魯齊韓詩遺說考尤備然
止能搜求斷簡未能解釋全經毛既簡略不詳三家尤叢殘難拾
故於毛鄭通其故訓於三家莫證其微言此詩之難明者七也三
家序亡獨存毛序然序亦不盡出毛公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
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鄭於絲衣又云高子之言非毛
公後人著之後漢儒林傳衛宏作毛詩序後人遂謂序首句毛公

作以下衛宏續作或止用首句而棄其餘或並首句不用宋王質鄭樵朱子皆不信毛序近人申毛者以序傳爲一人所作然序實有不可盡信者與馬鄭古文書序同究竟源自西河抑或出於東海此詩之難明者八也

論詩有正義有旁義卽古義亦未盡可信

說經必宗古義義愈近古愈可信據故唐宋以後之說不如漢人之說東漢以後之說又不如漢初人之說至於說出春秋以前以經證經尤爲顛撲不破惟說詩則不盡然漢書藝文志曰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案漢書敘傳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師丹傳治詩事匡衡是班伯習齊詩固傳家學亦當是習齊詩者而以齊韓或采雜說非本義魯最爲近是三家雖所傳近古而孰

爲正義孰爲旁義已莫能定以爲詩人之意如是亦莫能明若左傳國語禮記孟子荀子諸書所引又在漢初以前更近古而可信據矣而左氏襄二十八年傳明載盧蒲癸之言曰賦詩斷章則傳載當時君臣之賦詩皆是斷章取義故杜注皆云取某句左傳與毛詩同出河間博士故二書每互相援引左傳如衛人所爲賦碩人許穆夫人賦載馳既有牽引之疑而毛傳解詩亦多誤執引詩之說如卷耳執左傳周行官人一語以爲后妃求賢審官四牡懷和周諷誤執國語爲說皆未免於高叟之固是以經證經雖最古而其孰爲作詩之義孰爲引詩之義已莫能定以爲詩人之意如是亦莫能明朱子曰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蓋古以詩書禮樂造士人人皆能誦習詩與樂相比附人人皆能絃歌賓客燕享賦詩明志不自陳說但取諷諭此爲

春秋最文明之事亦惟其在詩義大明之日詩人本旨無不瞭然於心故賦詩斷章無不暗解其意而引詩以證義者無不如自己出其爲正義爲旁義無有淆混而歧誤也詩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而詩義經燔書之後未必盡傳史記載三家以申培轅固韓嬰爲初祖而三家傳自何人授受已不能詳三家所以各成一家異同亦無可考况今魯故齊故韓故無存於世存於世者惟韓詩外傳而外傳亦引詩之體而非作詩之義毛傳晚出漢人不信後世以其與左氏傳合信爲古義豈知毛據左氏以斷章爲本義其可疑者正坐此乎古義旣亡其僅存於今者又未必皆詩之本義說詩者雖以意逆志亦苦無徵不信安能起詩人於千載之上而自言其義乎此詩所以比他經尤難分明卽好學深思亦止能通其所可通而不能通其所不可通者申公傳

詩最早疑者則闕不傳况在後儒可不知闕疑之意乎

論關雎爲刺康王詩魯齊韓三家同

詩開卷有一大疑焉以關雎爲周康王時詩是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又儒林傳序曰周室衰而關雎作淮南汜論訓曰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又詮言訓曰詩之失僻高誘注詩者衰世之風也漢書杜欽傳上疏曰是以佩玉晏鳴關雎歎之劉向列女傳曰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豫見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楊雄法言孝至篇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王充論衡謝短篇詩家曰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詩作袁宏後漢紀楊賜上書曰昔周康王承

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後漢書皇后紀論曰康王晚朝關雎作諷楊賜傳曰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應劭風俗通義曰昔周康王一旦晏起詩人以爲深刺天子當夜寢蚤作身省萬機張超誚青衣賦曰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不雙侶願得周公配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凡此諸說後人皆以爲魯詩其解關雎皆以爲衰世之詩康王時作張超以爲畢公所撰說尤詳明且非獨魯詩然也齊韓二家亦同後漢書明帝紀曰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引薛君韓詩章句詩人言雎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必於河之洲隱蔽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去畱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宴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

刺時韓詩之說同於魯而更詳齊詩未見明文說者疑齊詩與魯韓異匡衡習齊詩者也其上疏戒妃匹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則衡所習齊詩亦與魯韓義同致其貞淑不貳其操云云卽張超所云德不雙侶劉向所云未見乘居匹處薛君所云貞潔慎匹也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云云卽劉向所云夫人晏起楊賜所云夫人不鳴璜也且齊詩多同緯說五際六情皆出於緯春秋緯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曰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爲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以緯證經

正與魯韓說合齊詩既多同緯說其不得有異義可知歐陽修曰
關雎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時晁說之詩說謂齊魯韓
三家以關雎皆爲康王詩其說不誤

論關雎刺康王晏朝詩人作詩之義關雎爲正風之首孔子定詩
之義漢人已明言之

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在無傳之者後卒亡於北
宋僅存外傳亦非完帙於是三家古義盡失言詩者率以關雎刺
詩爲三家詬病謂誤以正詩爲刺詩違詩人之本旨

呂祖謙曰關雎正風之首

三家者乃以爲刺

其意蓋以關雎爲正風之首不得以刺詩當之也錫瑞

案以漢人之說攷之三家並非不知關雎爲正風之首者太史公
習魯詩者也外戚世家曰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
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亡也以

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妲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詩始關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劉向習魯詩者也列女傳曰自古聖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則興不正則亂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嬖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以太姒亡也以褒姒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豫見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爲萬物始據此二說則關雎爲正風之始習魯詩者非不知也匡衡習齊詩者也其上疏云臣又聞之師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荀爽習齊詩者也其對策曰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寶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據此二說則關雎爲正

風之始習齊詩者亦非不知也韓詩外傳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繁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圖書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道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乎此矣子夏喟然歎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鼓鐘樂之案韓詩論關雎義尤闕大何以又有關雎刺時之說豈自言之而自背之乎必以三家爲誤豈一家誤而兩家亦從而誤乎漢志言取春秋采雜說非其本義魯最近之然則齊韓有誤魯不應誤何以魯詩明言關雎爲衰世之詩康王時作乎詩有本

義有旁義如漢志說三家容有采雜說以旁義爲正義者而開宗明義必不致誤然則以爲正風之始又以爲刺康王晏朝二者必皆是正義而非旁義刺康王晏朝詩人作詩之義也爲正風之始孔子定詩之義也安見旣爲刺詩遂不可以爲正風而冠全詩乎張超曰防微消漸諷諭君父此作詩之義孔氏大之取冠篇首此定詩之義據漢人之遺說不難一以貫之後人疑其所不當疑開章第一義已不能通又何足與言詩

論四始是孔子所定儀禮亦孔子所定解此乃無疑於合樂關雎工歌鹿鳴

孔子刪定六經則定詩之四始亦必出於孔子自漢以後經義湮廢讀孔子之書者必不許孔子有定六經之事而以刪定六經之功歸之周公於是六經之旨大亂而不能理詩之四始以關雎爲

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自是定論必不可不遵者也關雎鹿鳴文王清廟皆歌文王之德爲後世法亦是定論必不可不遵者也然攷漢以前古義惟文王清廟是言文王且是周公稱美文王有明文可據而關雎鹿鳴無明文呂氏春秋曰周公作詩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漢書翼奉傳曰周公作詩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世說新語荀慈明曰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是文王詩爲周公作古有明文尙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而弦文武王褒四子講德論曰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劉向傳曰文王旣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云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是清廟詩爲周公作古有明文而徧攷古書未有言周公作關雎與鹿鳴者

太傅劉夫人以關雎爲周公詩見於世說魯齊詩晉已亡此非雅言亦非古義不可據

太史公曰周道缺詩

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是關雎鹿鳴皆出於衰周非周公作亦非周公之所及見四始之義至孔子始定孔子以爲關雎貞潔慎匹如匡衡所謂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者惟文王太妣足以當之鹿鳴四牡皇華亦惟文王率殷之叛國足以當之故推關雎鹿鳴爲風與小雅之始以配文王清廟而爲四四始之義是孔子所定非周初所有也張超曰孔氏大之取冠篇首此以關雎冠篇首出孔氏之明證張超又曰願得周公配以窈窕此尤關雎不出周公之明證若出周公周公豈得自言若關雎明指文王太妣更豈得爲此言窈窕淑女屬太妣乃周公之母而願得周公配之非病狂喪心之人必無此荒謬不通之語張子並作誚青衣賦以誚蔡伯喈作青衣賦爲志蕩辭淫若先自居於荒謬不通

不反爲伯嗜所誦乎據張超所言則關雎必不作於周公以前而四始必由於孔子所定矣或難之曰儀禮周公之書而鄉飲酒合樂關雎之三燕禮工歌鹿鳴之三非周公時已有關雎鹿鳴之明證乎曰以儀禮爲周公書亦是後儒之說古無明文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則儀禮十七篇亦孔子所定也

列女太姒傳引詩曰大邦有子又曰太姒嗣徽音不引關雎是魯詩不以關雎詩屬太姒之證

論班固云關雎哀周道而不傷爲哀而不傷之確解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稱關雎以哀樂並言自來莫得其解毛序衍其說曰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其解樂哀二字殊非孔子之旨自宋程大昌以後多疑之謂與夫子之語全不相似當爲衛宏所續不出毛公鄭箋知其不可通也乃云哀當爲衷字之誤也

然衷窈窕仍不可通且孔子明言衷而改爲衷與孔子言衷不合
朱注論語求之未得則宜其有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
有琴瑟鐘鼓之樂孔子言衷不言憂朱以衷字太重而改爲憂亦
與孔子言衷不合近儒劉台拱論語駢枝謂兼關雎之三而言之
關雎葛覃樂而不淫卷耳衷而不傷引卷耳詩維以不永傷爲據
魏源駁之曰夫反側憂勞豈得謂專樂無衷旣衷矣可不紬其所
衷何事乎文王化行二南之日太姒歸周已數十年而猶求之不
得寤寐綢繆何爲乎若謂后妃求賢則以文王之聖又得太姒之
助卽未更得賢嬪豈遂反側堪衷且衷而恐至於傷乎岐周國盡
於渭地不至河而云在河之洲明爲陝以東之風非周國所采而
謂作於宮人女史其可通乎關雎房中之樂后夫人侍御於君女
史歌之以節義序豈惟有頌美無諷諭乎錫瑞案魏氏駁劉知關

雖爲諷諭又以河洲非屬岐周正可爲關雎非指文王太姒之證而猶必以文王太姒爲說故仍不得其解竊嘗以意解之關雎一詩實爲陳古刺今樂而不淫屬陳古言韓詩外傳云人君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去留有度此之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屬刺今言班固離騷序關雎哀周道而不傷馮衍顯志賦美關雎之識微兮愍周道之將崩哀卽哀王道愍周道之義不傷謂婉而多諷不傷激切此之謂哀而不傷班氏於哀而不傷中加王道二字義極明晰樂而不淫關雎詩之義也可見人君遠色之正哀而不傷作關雎詩之義也可見大臣託諷之深二義本不相蒙後人併爲一談又必專屬文王太姒而言以致處處窒礙謂君子求淑女則必以爲文王求大姒夫國君十五而生子文王生武王年止十四有何汲汲至寤寐反側以求夫人且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文王亦

非可結婚自由而自求夫人者此說之必不可通者也毛云后妃之德並未明指太姒序言憂在進賢則已有后妃求賢女之意鄭箋遂以爲后妃寤寐求賢女其義亦本於三家詩列女湯妃有娵傳引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好眾妾詩推度災曰關雎有原冀得賢妃正八嬪是魯齊詩已與鄭箋意同乃鄭君之所本然此亦是旁義而非正義蓋不妬忌雖爲后妃盛德要不得爲王化之原未足以冠全詩且古諸侯一娶九女適夫人一姪一娣左右媵各一姪一娣是爲九女貴妾之數早定不待后妃求之故止可爲旁義而不得爲正義也論其正義是詩人求淑女以配君子論其旁義是后妃求淑女以配君子皆不指定文王太姒朱子知其不可通也以爲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爲作是詩如其說不知宮人爲何人以爲文王之宮人

不應適夫人未至而已先有宮妾以爲王季之宮人尤不應知世子寤寐反側之隱且適夫人之得不得尤非宮人之所能求是皆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者

論畢公追詠文王太姒之事以爲規諫范處義說得之非本有是詩而陳古以諷

范處義逸齋詩補傳曰關雎詠太姒之德爲文王風化之始而韓齊魯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詩故司馬遷劉向揚雄范蔚宗並祖其說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爲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畢公爲康王大臣冊命尊爲父師盡規固其職也而張超蔡邕皆漢儒多見古書必有所據然則關雎雖作於康王之時乃畢公追詠文王太姒之事以爲規諫故孔子定爲一經之首錫瑞案宋以後說關雎者惟范氏此說極通可謂千古特識蓋作詩以陳古

刺今者畢公刪詩而定爲經首者孔子在畢公視之爲刺詩在孔子視之爲正詩如此解乃無疑於刺詩之不可爲正詩矣惟范氏於張蔡二說尙未能定王應麟困學紀聞亦以爲未詳所出張超誚青衣賦見藝文類聚三十五卷古文苑云蔡伯喈作青衣賦志蕩詞淫故張子並作此以規之青衣賦見蔡集中無畢公作關雎語是以關雎爲畢公作當屬張而不屬蔡矣又詩篇目論曰司馬遷曰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亦曰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絃諷諫且鹿鳴文武治內之政先聖孔子自衛反魯雅頌各得其所不應以刺詩冠小雅篇首就如二人之說其殆關雎之類雖作於文王之後實則文王之事也孔子讀鹿鳴見君臣之有禮則非刺明矣案關雎鹿鳴同一刺詩並見史記皆作於文王之後而追詠文王之事故雖是刺詩而可列於

四始孔子讀鹿鳴見君臣之有禮孔子讀關雎何嘗不以爲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乎關雎刺詩可冠經首鹿鳴刺詩何獨不可冠小雅篇首乎范氏明於關雎而昧於鹿鳴所見未諦蓋逸齋補傳專宗毛鄭故雖稱引古義而仍不能釋然於傳箋也薛士龍荅何商霖書曰來教謂詩之作起於教化之衰所引康王晏朝將以爲據魯詩所道可盡信哉求詩名於禮經非後世之作也又安知關雎作刺之說非賦其詩者乎困學紀聞曰鹿鳴在宵雅之首馬蔡以爲風刺蓋齊魯韓三家之說猶關雎刺詩作諷也原注呂元鈞謂陳古以諷非謂二詩作於衰周案此皆調停之說也不欲違背古義又不能屏除俗說乃謂周初本有關雎鹿鳴之詩後人陳古以爲諷刺據鄭君云賦者或造篇或述古則以關雎爲畢公作謂是述古而非造篇似亦有可通者而揆之漢人所引三家詩義則實

不然史記兩言關雎作法言云關雎作乎上論衡云周衰而詩作
楊賜云關雎見幾而作既皆云作必是造篇且關雎若本有是詩
女史歌之房中康王必已飫聞畢公雖欲託諷何能使王感悟未
可以召公之常棣比畢公之關雎也薛以禮經爲疑不知禮經非
必出於周公但知六經皆孔子所定則於諸經皆豁然無疑矣歐
陽修曰關雎周衰之作也太史公曰周道缺而關雎作蓋思古以
刺今之詩也謂此淑女配於君子不淫其色而能與其左右勤其
職事則可以琴瑟鐘鼓友樂之爾皆所以刺時之不然先勤其職
而後樂故曰關雎樂而不淫其思古以刺今而言不迫切故曰哀
而不傷朱子以儀禮已有周南疑之由不知禮經亦孔子所定

論魏源以關雎鹿鳴爲刺紂王臆說不可信三家初無此義

魏源詩古微四始義例篇曰二南及小雅皆當殷之末季文王與

紂之時謂誼兼諷刺則可謂刺康王則不可並誣三家以正風雅
爲康王時詩尤大不可蓋吟詠性情以諷其上者詩人之本誼也
以文王時諷諭王室之詩施之後王者國史之旁誼非詩人之本
誼也攷關雎之爲刺詩魯詩則見於史記漢書劉向楊雄張超之
著述韓詩則見於後漢書明帝之詔楊賜之傳馮衍之賦鹿鳴之
爲刺詩則亦見於史記王符潛夫論蔡邕琴操之稱引其間有本
義有旁義在善學者分別觀之三家旣以關雎鹿鳴與文王清廟
同爲正始必非衰周之詩韓序祇云關雎刺時也未嘗言刺康王
則是思賢妃以佐君子卽爲諷時之誼但在文王國中爲正風正
雅者在商紂國中視之則爲變風變雅此關雎鹿鳴刺時之本誼
也在盛世歌之爲正風正雅者在衰世歌之卽爲變風變雅此畢
公刺康王之旁誼也又曰太史公讀春秋歷譜牒廢書而歎曰師

摯見之矣紂爲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

自注周當爲商蒙上文詰師摯紂箕子而言之

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西漢今古文說皆謂師摯以商紂樂官而歸周韓詩外傳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言殷紂之餘民也故師摯作樂之始甫聞關雎之亂蓋以關雎樂章作於師摯洋洋盈耳之日正靡靡溺音之時大雅首文王而往復於殷命之靡常周頌首清廟而肇禋於多士之駿奔四始皆致意於殷周之際豈獨關雎鹿鳴而已乎故曰詩三百篇皆仁聖賢人發憤之所爲作也摯而有別卽樂而不淫寤寐反側卽哀而不傷錫瑞案以摯而有別爲樂而不淫寤寐反側爲哀而不傷前人解關雎詩皆如此說而樂與哀屬何人說則無以質言之三家詩並無以關雎屬文王太姒之明文焦氏易林云關雎淑女賢聖配偶未嘗云是文王太姒卽毛詩亦止云后妃之德也未嘗言后妃爲何人

則以屬文王太姒者自是推論之辭若質言之動多窒礙范處義云作於文王之後追詠文王之事斯爲得之魏源作詩古微意在發明三家而不知四始定自孔子非自周公關雎雖屬刺詩孔子不妨以爲正風取冠篇首六經皆孔子手定並非依傍前人魏氏惟不知此義故雖明引三家之說而與三家全相反對三家明云周衰時作魏云必非衰周之詩三家明云是刺康王魏云未嘗言刺康王且改其說以爲是刺紂王而美文王試問魏所引魯韓詩有言及紂王一字者乎魏謂前人誣三家以正風雅爲康王詩前人實未嘗誣而魏臆造三家以關雎爲刺紂王之說則誣甚矣太史公明言周道缺魏臆改周爲商牽引師摯紂箕子而並言之案三家皆以關雎爲識微爲豫見康王晏起大臣見幾正與師摯審音箕子歎象箸相似非以三事并合爲一至孔子云師摯之始此

師摯又非紂時之師摯必是孔子同時之人故聞其歌關雎而有洋洋盈耳之歎若是商周時人孔子安得聞之而歎之乎必不可并合爲一也史記儒林傳序周室衰而關雎作正與周道缺關雎作一轍如魏氏說將並改周室之周字爲商以就其說乎劉向揚雄王充楊賜應劭張超皆明云刺康王如魏氏說亦將一概抹撥之乎魏以畢公爲賦詩非作詩卽宋薛士龍呂元鈞之意又強牽合師摯與紂造爲刺紂美文之說則又宋儒之所未言不知解經是樸學不得用巧思解經須確憑不得任臆說魏誣三家而創新解解關雎一詩卽大誤恐其惑世不得不辨

論四始之說當從史記所引魯詩詩緯引齊詩異義亦有可推得者

毛序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

之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正義曰四始者鄭答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爲興廢之則爲衰又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然則此四者是人君興廢之始故謂之四始也案詩緯汎厯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與此不同者緯文因金木水火有四始之義以詩文託之又鄭作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者鄭以汎厯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其六情者則春秋云喜怒哀

樂好惡是也詩既含此五際六情故鄭於六藝論言之案孔疏以四始爲人君興廢之始義殊不瞭陳啟源謂風雅頌四者卽是始非更有爲風雅頌之始者則何必言四始毛序又何以關雎爲風之始乎攷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文王爲頌始義始瞭然太史公據魯詩毛以關雎爲風之始則亦與魯詩不異矣詩緯言四始乃齊詩異義近儒孔廣森推得其說曰始際之義蓋生於律大明在亥者應鍾爲均也四牡則太簇爲均天保夾鍾爲均嘉魚仲呂爲均采芑蕤賓爲均鴻雁夷則爲均祈父南呂爲均漢初古樂未湮者如此故翼奉曰詩之爲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觀性以麻觀情以律律麻迭相治天地稽三替之變亦於是可驗古之作樂每三詩爲一終經傳可攷者有升歌文王之三升歌鹿鳴之三間歌魚麗之三然

采薇出車杖杜皆所以勞將士常棣伐木天保皆所以燕朋友兄弟蓼蕭湛露彤弓皆所以燕諸侯亦三篇同奏確然可信者也說始際者則以與三暮相配如文王爲亥孟大明爲亥仲縣爲亥季其水始獨言大明猶三暮之先仲次季而後孟也故鹿鳴四牡皇華同爲寅宮舉四牡以表之魚麗嘉魚南山有臺同爲巳宮舉嘉魚以表之卯不言伐木而言天保容三家詩次不盡與毛同耳以次推之采薇之三正合辰位唯采芑爲午似蓼蕭之三彼倒在六月采芑車攻之後而爲未也吉日鴻雁庭燎乃申也祈父非酉之中又篇次之異且其戍子丑爲何等篇不可推測矣錫瑞案詩緯在漢後爲絕學孔氏所推甚精惟采薇杖杜出車依三家當爲宣王詩孔仍毛詩次序稍誤魏源更正之以蓼蕭湛露彤弓列魚麗之前爲辰采薇杖杜出車列采芑之後車攻之前爲午季未孟未

仲次序更合齊詩與緯說合略見翼奉郎顛二傳郎顛曰四始之
缺李賢注不引汎歷樞而引關雎爲國風之始鹿鳴爲小雅之始
文王爲大雅之始清廟爲頌之始以解之應劭注漢書以君臣父
子兄弟夫婦朋友爲五際宋均注演孔圖以風賦比興雅頌爲六
情皆甚誤而據匡衡傳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則齊詩雖傳異
義亦未嘗不以關雎爲始也翼奉曰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
災異是詩之五際亦陰陽災異之類易之陰陽春秋之災異皆是
別傳而非正傳則詩之五際四始亦別傳而非正傳矣翼奉傳孟
康注引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
則有變改之政也齊詩內傳五際數戌而詩疏不及戌據郎顛傳
注宋均云天門戌亥之間則亥爲革命當一際出入候聽應以戌
當一際也迺鶴壽齊詩翼奉學陳喬樞詩緯集證發明齊詩尤詳

以非工傳故不備舉

論三家亡而毛傳孤行人多信毛疑三家魏源駁辨明快可爲定論

魏源齊魯韓毛異同論程大昌曰三家不見古序故無以總測篇意毛惟有古序以該括章旨故訓詁所及會全詩以歸一貫然攷新唐書藝文志韓詩二卷卜商序韓嬰注而水經注引韓詩周南敘曰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至諸家所引韓詩如關雎刺時也漢廣說人也汝墳辭家也芣苢傷夫有惡疾也黍離伯封作也蠨蛸刺奔女也溱與洧說人也雞鳴讒人也夫移燕兄弟也伐木文王敬故也鼓鍾刺昭王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抑衛武公刺王室以自戒也假樂美宣王之德也雲漢宣王遭亂仰天也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四月歎征役也闕宮有恤公子奚斯作也

那美襄公也皆與毛詩首語一例則韓詩有序明矣齊詩最殘缺而張揖魏人習齊詩其上林賦注曰伐檀刺賢者不遇明王也其爲齊詩之序明矣劉向楚元王孫世傳魯詩其列女傳以芣苢爲蔡人妻作汝墳爲周南大夫妻作行露爲召南申女作邶柏舟爲衛夫人作碩人爲莊姜傅母作燕燕爲定姜送婦作式微爲黎莊夫人及傅母作載馳爲許穆夫人作視毛序之空衍者尤鑿鑿不誣且其息夫人傳曰君子故序之於詩黎莊夫人傳曰君子故序之以編詩而向所自著書亦曰新序是魯詩有序明矣且三家遺說凡魯詩如此者韓必同之韓詩如此者魯必同之齊詩存什一於千百而魯韓必同之苟非同出一原安能重規疊矩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謂毛不見三家古序則有之三家烏用見毛序爲哉程氏其何說之詞鄭樵曰毛公時左傳孟子國語儀禮未盛行而

先與之合世人未知毛詩之密故俱從三家及諸書出而證之諸儒得以攷其異同得失長者出而短者自廢故皆舍三家而宗毛應之曰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與儀禮合小雅四始五際次第與樂章合魯韓詩說碩人二子乘舟載馳黃鳥與左氏合說抑及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說騶虞樂官備與射義合說凱風小弁與孟子合說出車采薇非文王伐獫狁與尚書大傳合大武六章次第與樂章合其不合諸書者安在而毛詩則動與抵牾其合諸書者又安在顧謂西漢諸儒未見諸書故舍毛而從三家則太史公本左氏國語以作史記何以宗魯詩而不宗毛賈誼劉向博極羣書何以新書說苑列女傳宗魯而不宗毛謂東漢諸儒得諸書證合乃知宗毛而舍三家則班固評論四家詩何以獨許魯近左傳由賈逵得立服虔作解而逵撰齊魯韓毛異同服虔注左氏鄭君注

禮皆顯用韓詩卽鄭箋毛亦多陰用韓義許君說文敘自言詩稱
毛氏皆古文家言而說文引詩什九皆三家五經異義論疊制論
鄭風論生民亦並從三家說豈非鄭許之用毛者特欲專立古文
門戶而意實以魯韓爲勝乎若云長者出而短者自廢則鄭荀王
韓之易賢於施孟梁邱梅賾當作賾下同之書賢於伏生夏侯歐陽韓
詩外傳賢於韓詩內傳左氏之杜預賢於賈服而逸書十六篇逸
禮七十篇皆亡所當亡耶至錢氏大昕據孟子勞於王事不得養
父母爲孟子之用小序緇衣篇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爲公
孫尼子之用小序則不如據論語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爲夫
子用小序之爲愈也梅賾之僞古文書其亦三代經傳襲用梅氏
耶鄭氏其何說之詞姜氏炳璋曰漢四家詩惟毛公出自子夏淵
源最古且魯頌傳引孟子之言絲衣序引高子之言北山序同

孟子之語則又出於孟子而大毛公親爲荀卿弟子故毛傳多用荀子之言非三家所及應之曰漢書楚元王傳言浮邱伯傳魯詩於荀卿則亦出荀子矣唐書載韓詩卜商序則亦出子夏矣韓詩外傳高子問載馳之詩於孟子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又載荀卿非十二子篇獨去子思孟子且外傳屢引七篇之文則亦出孟子矣故漢書曰又有毛公之學自言子夏所傳自言云者人不取信之詞也至釋文引徐整云三國吳人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以授趙人小毛公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一云子夏授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天同一毛詩傳授源流而姓名無一同且一以爲出荀卿一以爲不出荀卿一以

爲河間人一以爲魯人展轉傳會安所據依豈非漢書自言子夏所傳一語已發其覆乎以視三家源流孰傳信孰傳疑姜氏其何說之詞錫瑞案三家亡毛傳孤行多信毛而疑三家魏氏辨駁分明一掃俗儒之陋

論毛傳不可信而明見漢志非馬融所作

史記儒林傳述漢初經師易止田生一人書止伏生一人禮止高堂生一人春秋有胡毋生董仲舒二人而二人皆傳公羊故漢初立公羊博士不分胡董惟詩有三人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此三人者生非一處學非一師同爲今文而實不同故漢初分立三博士蓋有不得不分別者史記不及毛公若毛公爲六國時人所著有毛詩故訓傳史公無緣不知此毛傳不可信者一漢書藝文志雖列毛詩與毛詩故訓傳而云與不得已

魯最爲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自謂者人不謂然也毛詩始發見於劉歆漢志多本劉歆七略乃以魯最爲近而於毛有微詞則班氏初不信毛漢志亦非全用七略此毛傳不可信者二徐整陸璣說毛詩授受源流或以爲出荀卿或以爲不出荀卿魏源辨之已詳兩漢以前皆無此說此毛傳不可信者三荀卿非十二子有子夏之賤儒是荀卿之學非出子夏判然爲二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祖子夏不應祖荀卿祖荀卿不應祖子夏此毛傳不可信者四申公受詩於浮邱伯浮邱伯又受之荀卿則魯詩實出荀卿矣若毛詩亦荀卿所傳何以與魯詩不同此毛傳不可信者五漢志但云毛公之學不載毛公之名亦無大小毛公之分鄭君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陸璣曰荀

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蓋鄭君始言大小毛公有二陸璣始著大小毛公之名如其說則作傳者毛亨非毛萇故孔疏云大毛公爲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鄭漢末人不應所聞詳於劉班陸璣吳人不應所聞又詳於鄭此毛傳不可信者六後漢書章帝紀建元六年詔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袁宏後漢紀遂言於是古文尚書毛詩周官皆置弟子案古文在漢時無置博士弟子者惟左氏立而旋罷故顧炎武斷後漢儒林傳詩齊魯韓毛毛字爲衍文儒林傳云三家皆立博士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未得立顧氏之說是也儒林傳馬融作毛詩傳何焯曰後人據此傳云詩序之出於宏不悟毛傳之出於融何也或疑融別有詩傳亦非范氏明與鄭箋連類言之矣康成

親受經於季長以箋爲致敬亦得案何氏說雖有據而漢志已列毛詩詁訓傳仍當以融別有詩傳爲是

論以世俗之見解詩最謬毛詩亦有不可信者

凡經學愈古愈可信而愈古人愈不見信所以愈可信者以師承有自去七十子之傳不遠也所以愈不信者去古日遠俗說沈溺疑古說不近人情也後世說經有二弊一以世俗之見測古聖賢一以民間之事律古天子諸侯各經皆有然而詩爲尤甚姑舉一二言之如關雎三家以爲詩人求淑女以配君子毛以爲后妃求賢以輔君子皆不以寤寐反側屬文王俗說以爲文王求太姒至於寤寐反側淺人信之以爲其說近人情矣不知獨居求偶非古聖王所爲且如其說則關雎與月出株林相去無幾正是樂而淫哀而傷孔子何以稱其不淫不傷取之以冠篇首試深思之則知

俗說不可信矣卷耳三家無明文荀子以爲卷耳易采頃筐易盈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毛以爲后妃佐君子求賢審官皆不以采卷耳爲實事俗說以爲提筐采卷耳因懷人而置之大道引唐人詩提籠忘采葉昨夜夢漁陽爲比例又以二三章爲登山望夫酌酒銷愁淺人信之以爲其說近人情矣不知提筐采卷耳非后妃身分登山望夫酌酒銷愁亦非后妃身分且不似幽閒淑女行爲試深思之則知俗說不可用矣其他如疑詩人不應多諷刺是不知古者師箴賁賦矇誦百工諫之義也疑淫詩不當入國史是不知古者男女歌詠各言其傷行人獻之太師之義也疑陳古刺今不可信是不知主文諷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之義也疑作詩不當始衰世是不知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壞而春秋作皆衰世所造之義也疑康王不應有刺詩是不知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

上習治則傷始亂之義也後儒不知詩人作詩之意聖人編詩之旨每以世俗委巷之見推測古事妄議古人故於近人情而實非者誤信所不當信不近人情而實是者誤疑所不當疑見毛鄭之說已覺齟齬不安見三家之說尤爲枘鑿不入曲彌高而和彌寡矣或謂大毛公六國時人安見不比三家更古曰毛公六國時人並無明文可徵且毛傳實有不可信者丕顯二字屢見詩書毛傳於文王有周不顯曰不顯顯也又於不顯亦世曰不世顯德乎是其意以不字爲語詞爲反言不知不顯卽丕顯也不顯亦世卽丕顯奕世也不顯不時卽丕顯不承清廟之不顯不承正丕顯丕承之證也卷阿伴奭爾游矣伴奭疊韻連文爲義與下優游一例卽皇矣之畔援顏注漢書引詩正作畔換亦卽閔予小子之判換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毛傳乃云廣大有文章貌是其意分伴奭爲

兩義伴訓廣大矣訓有文章不知下句優游何以解之毛何不分
優游爲兩義乎正義據孔晁引孔子曰矣乎其有文章伴乎其無
涯際孔晁王肅之徒其所引卽孔叢家語之類王肅僞作必非聖
言蕩曾是彊禦彊禦亦二字連文爲義左氏昭元年傳曰彊禦已
甚十二年傳曰吾軍帥彊禦皆二字連文繁露必仁且智篇曰其
強足以覆過其禦足以犯難史記集解引牧誓鄭注曰彊禦猶彊
暴也彊禦卽爾雅釋天之彊圉漢石門頌倒其文曰綏億衙彊惟
其義同故可倒用毛傳乃云彊梁禦善也不知二字連文而望文
生義豈六國時人之書乎

論毛義不及三家略舉典禮數端可證

毛傳孤行久矣謂毛不及三家人必不信如關雎刺晏朝芣苢傷
惡疾之類人必以爲傳聞各異事實無徵今以典禮之實有可徵

者略舉二南數事證之如韓詩外傳五引詩鼓鍾樂之與毛詩鍾鼓樂之不同外傳一引詩作鍾鼓蓋後人依毛詩誤改外傳言古者天子左五鍾右五鍾而不及鼓侯包韓詩翼要曰后妃房中樂有鍾磬亦不及鼓是韓詩不作鍾鼓甚明周禮磬師教緦樂燕樂之鍾磬鄭注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也二樂皆教其鍾磬疏云燕樂房中之樂者此卽關雎二南也謂之房中者房中謂婦人后妃以風喻君子之詩故謂之房中之樂據此則古周禮說與韓詩合皆謂房中樂有鍾磬而無鼓鍾磬清揚於房中宜鼓音重濁於房中不宜或據薛君章句鼓人上堂謂韓詩亦當兼言鼓不知鼓人上堂不入房中不與鍾磬並列仍不當兼言鼓鼓鍾之鼓訓擊是虛字是一物鍾鼓之鼓是實字是二物毛作鍾鼓與古禮不合此毛不及韓詩者一說文引詩以晏父母與毛詩歸甯父母不同

蓋三家之異文春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何休公羊解詁曰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惟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宗疏云其大故者奔喪之謂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齊彼注云奔父母之喪是也自從也言從大夫妻以下卽詩云歸甯父母是也案詩是后妃之事而云大夫妻者何氏不信毛敘故也

案歸甯父母是毛詩三家

不作歸甯亦未必以葛草爲大夫妻疏引詩誤

左氏傳曰凡諸侯之女歸甯曰來出曰來

歸夫人歸甯曰如某出曰歸于某據此則今春秋公羊說夫人不得歸甯古春秋左氏說夫人亦得歸甯案詩竹竿云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故泉水載馳竹竿皆思歸而不得戰國策左師說趙太后甚愛燕后飲食必祝曰必勿使反是諸侯女既嫁不得復反反卽大歸戰國時猶知此義當從今文說不得歸甯爲正毛詩與左傳同出河間博士故此傳曰甯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甯耳毛以

父母在得歸甯父母終不得歸甯爲調停之說鄭箋泉水云國君夫人父母在歸甯正本毛傳惠周暢詩說謂古無歸甯之禮毛傳因左氏而誤其說近是蓋鄭箋又因毛傳而誤也段玉裁亦疑毛傳謂方嫁不得遽圖歸甯此歸字作以字爲善是欲改毛以從三家不知今古文說不同陳奐謂父母在九字爲鄭箋竄入是欲刪毛以歸之鄭亦不知今古文說不同皆明見毛義之不安而不敢駁卽如陳氏強釋毛義謂歸以安父母歸甯不訓歸家而截歸字爲一句殊近不辭不如三家作以晏父母文義甚明不與歸甯相混此毛不及三家者二困學紀聞引曹粹中詩說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據儀禮合樂歌周南則關雎葛覃卷耳三篇同奏歌召南則鵲巢采蘋采蘋三篇同奏古詩篇次以采蘋列草蟲之前三家次第當與毛異齊詩傳自轅固夏侯始昌爲轅固弟子后蒼事始

昌通詩禮爲博士二戴皆后蒼弟子則儀禮及二戴禮記中所引詩當爲齊詩曹氏所言不爲無據毛失其次與儀禮歌詩不合此毛不及齊詩者三五經異義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古毛詩說騶虞義獸白虎黑文案賈誼新書禮篇騶者天子之圃也虞者圃之司獸者也儀禮鄉射禮注其詩有一發五豝五豮于嗟騶虞之言樂得賢者眾多歎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禮記射義騶虞者樂官備也注樂官備者謂騶虞曰壹發五豝喻得賢者多也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皆與韓魯詩合文選魏都賦注引魯詩傳曰古有梁騶梁騶天子獵之田也韓義蓋與魯同若山海經逸周書尚書大傳雖言騶虞而未嘗明言卽詩之騶虞漢初大儒如申公韓太傅賈太傅必無不見山海經逸周書而不引以解詩之騶虞者知彼所言騶虞非詩之所言騶虞也毛詩晚出見騶虞二字

偶合遂據以易三家舊說撰出義獸二字以配麟之仁獸異義引
毛詩說周南終麟趾召南終騶虞俱稱嗟歎之皆獸名後人多惑
其說不知麟趾爲闕雉之應騶虞爲鵲巢之應此是毛義非三家
義且卽以毛義論騶虞與麟亦不對麟之趾序箋云有似麟應
之時疏引張逸問云致信厚未致麟孔氏引申之曰由此言之不
致明矣是文王無致麟之事若騶虞據尚書大傳散宜生取以獻
紂是文王實致騶虞矣一實致一未致一本事一喻言安得以爲
相對至於于嗟歎辭屢見於詩如于嗟闕兮于嗟洵兮于嗟鳩兮
于嗟女兮皆詩人常言豈可以兩處歎辭偶同強爲牽合焦氏易
林云陳力就列騶虞悅喜亦以騶虞爲官名陳喬樞以易林爲齊
詩是三家之說同爾雅多同魯詩故釋獸無騶虞以騶虞爲獸名
毛詩一家之言與古義不合此毛不及三家者四略舉四證皆二

南之關於典禮者學者可以隅反

論三家詩大同小異史記儒林列傳可證

王應麟詩攷後序曰劉向列女傳謂蔡人妻作芣苢周南大夫妻作汝墳申人女作行露衛宣夫人作邶柏舟定姜送婦作燕燕黎莊夫人及其傳母作式微莊姜傳母作碩人息夫人作大車新序謂伋之傳母作三子乘舟壽閔其兄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向乃元王之孫所述蓋魯詩也王引之經義述聞曰列女傳貞順傳蔡人妻傷夫有惡疾而作芣苢與文選辨命論注所引韓詩合賢明傳周南大夫妻言仕於亂世者爲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頰尾云云與後漢書周磐傳注所引韓詩章句合貞順傳召南申女以夫家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云云與韓詩外傳合母儀傳衛姑定

姜賦燕燕之詩與坊記鄭注合鄭爲記注時多取韓詩也又上災異封事引詩密勿從事與文選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注所引韓詩密勿同心皆以密勿爲黽勉然則向所述者乃韓詩也錫瑞案二說皆有據蓋魯韓義本同史記儒林列傳曰韓生推詩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以史記之說推之可見魯齊韓三家詩大同小異惟其小異故須分立三家若全無異則立一家已足而不必分立矣惟其大同故可並立三家若全不同則如毛詩大異而不可並立矣三家詩多不傳今試取其傳者論之如黍離一篇新序節士篇云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此劉子政所引魯詩義也而韓詩曰黍離伯封作也陳思王植令禽惡鳥論云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弟伯到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後漢郅惲理韓詩光

武令憚授皇太子韓詩憚說太子曰吉甫賢臣放逐孝子薛君韓詩注曰詩人求已兄不得是韓詩以黍離爲伯封作與魯詩以爲公子壽作者異韓詩外傳載趙蒼唐爲魏文侯子擊使於文侯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時思也說苑奉使篇略同子政據魯詩而與韓詩同者蓋論此詩之事則異國異人並異時而論此詩之義則同一孝子之見害同一悌弟之思兄此所以小異而大同外傳與說苑皆可引爲思親之意也若其篇次則魯詩當入衛風與毛詩異韓詩當入王風與毛詩同而其說解則魯韓可合而與毛詩全不合三家大同小異可以此詩推之魏源不知此義乃欲強合魯韓爲一謂伯封乃衛壽之字反以曹植徵引爲誤則御覽明引韓詩伯封作豈亦誤乎伯封爲衛壽字又何據乎憑臆武斷詎可爲訓蓋誤於魯韓詩從無不同之見而未攷史

記儒林傳也

論詩序與書序同有可信有不可信今文可信古文不可盡信
毛序有可信不可信爲說詩者一大疑案關雎序自關雎后妃之
德也至關雎之義也經典釋文卷第五舊說云起至用之邦國焉
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爲大序沈重云案鄭詩譜
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
成之朱子作詩序辨說以詩者志之所之至詩之至也爲大序其
餘首尾爲關雎之小序詩正義自關雎以後每詩一篇卽有一序
皆謂之小序此大序小序之分也作序之人自詩譜外王肅以爲
子夏所序詩卽今毛詩序范蔚宗以爲衛宏受學謝曼卿作詩序
魏徵等以爲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宏又加潤益韓愈議子夏不序
詩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揚中菁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諸侯猶

世不敢以云三也學者欲顯其傳因藉之子夏成伯璜以爲子夏
惟裁初句其下皆是大毛自以詩中之意而繫其辭王安石以爲
序乃詩人所自製程子以爲小序國史之舊文大序孔子所作蘇
轍以爲衛宏所作非孔氏之舊止存其首一言餘皆刪去王得臣
以爲首句孔子所題曹粹中以爲毛傳初行尚未有序門人互相
傳授各記師說鄭樵王質以爲村野妄人所作作序之人說者不
一自唐定正義以後惟宋歐陽修撰毛詩本義爲論以辨毛鄭之
失猶未甚立異同迨鄭樵專指毛鄭之妄謂小序非子夏所作盡
削去之而以己意爲說其詩序辨曰序有鄭註而無鄭箋其不作
於子夏明矣毛公於詩第爲之傳其不作序又明矣小序出於衛
宏有專取諸書之文至數句者有雜取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
有委曲婉轉附經以成其義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

嗟歎之其文全出於樂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其文全出於金縢自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於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此所謂取諸書之文有至數句者此也

案人多以為毛序與古書合此則以為衛序取古書關雎之序既曰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意亦足矣又曰風風也風以動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又曰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載馳之詩既曰許穆夫人閔其宗國顛覆而作又曰衛懿公為狄所滅絲衣之詩既曰釋賓尸矣又曰靈星之尸也此蓋眾說並傳衛氏得有美辭美意併錄而不忍棄之此所謂雜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後繼之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輦之詩先言國

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後繼之以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之言此所謂委曲宛轉附經以成其義者此也惟宏序作於東漢故漢

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

案近人引漢廣序德廣所及等語漢時古書多未見必是引序

惟黃初四

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魏後於漢而宏之序至是而始行也使其果知詩序出於衛宏則風雅正變之說二南分係之說羔羊蟋蟀之說或鬱而不暢或巧而不合如蕩以蕩蕩上帝發語而曰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召旻以旻天疾威發語而曰閔天下無如召公之爲臣雨無正乃大夫刺幽王也而曰眾多如雨非

所以爲正牽合爲文而取譏於世此不可不辨也

文獻通考載石林葉氏說畧同

程大昌考古編曰范傳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所序者毛傳耳詩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與宏序今混并無別然有可攷者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謂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

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錫瑞案程氏之分大序小序與釋文舊說朱子辨說並異以發序兩語爲小序兩語以外續而申之者爲大序小序出於國史爲古序大序綴於衛宏非子夏所作其說本於蘇轍實淵源於成伯璵近人魏源謂續序不得毛序之意正本程說魏晉以後毛傳孤行人多遵信序說以爲眞出子夏至宋則疑信參半朱子作詩集傳始亦從序後與呂祖謙爭辨乃改用鄭樵說有辨說攻小序而集傳未及追改如緇衣豐年等篇者元延祐科舉法詩用朱子集傳而毛傳幾廢國朝人治漢學始尊毛而攻朱近人治西漢今文學又尊三家而攻毛平心論之詩之序猶書之序也詩序有今古文之分猶書序有今古文之分也伏生今文書序見於史記所引者可信馬鄭古文書序不可盡信三家今文詩序見於諸書所引者可信古毛詩序不可盡信鄭

君論緯說云不信亦非悉信亦非竊謂古文詩書之序當如鄭君之說若鄭樵攻毛序而以己意爲序則近於妄魏源詩古微主三家而三家所無者皆以己意補之爲序是鄭樵之類也

論朱子不信毛序亦有特見魏源多本其說

朱子曰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惟後漢儒林傳以爲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爲諸序本自合爲一編毛公始分以寘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爲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爲妄說者矣況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爲一編列附經後又以尙有齊魯韓氏

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爲註而直作經字不爲疑辭而遂爲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抵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爲因序而作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爲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爲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旣頗采以附傳中而復併爲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又論邶柏舟序曰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氏則不可以強而推凡小序唯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屬若證驗的切見於書史如載馳碩人清人黃鳥之類決爲可無疑者其次則詞

旨大槩可知必爲某事而不可知其的爲某時某人者尙多有之
若爲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尋探索依約而言則雖有所不知亦不
害其爲不自欺雖有未當人亦當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
時者必強以爲某王某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爲某甲某乙
之事於是傳會書史依託名諡鑿空妄語以誑後人其所以然者
特以恥其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見信而已且如柏舟不知其出
於婦人而以爲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爲不遇於君此則失
矣馬端臨引劉向封事以駁朱子案孟子已引此詩屬孔子矣或斷章取義不必泥看然有所不及而不自
欺則亦未至於大害理也今乃斷然以爲衛頃公之時則其故爲
欺罔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揜矣蓋其偶見此詩冠於三衛變風之
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記所書莊桓以上衛之諸君事皆無
可考者諡亦無甚惡者獨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其諡又爲甄心

動懼之名如漢諸王必其嘗以罪謫然後加以此謚以是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詩予之若將以銜其多知而必於取信不知將有明者從旁觀之則適所以暴其真不知而啟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錫瑞案朱子駁毛序有特見古書序皆附末毛詩獨冠篇端誠有如先有此題而後作此詩者朱子併爲一編以還其舊是也偽孔古文尙書以序冠篇首亦非古法卽此可證其偽序所云刺某君多無明文可據朱子云頃公謚惡故以柏舟爲刺頃公今以朱子之說推之則序所云刺某某者多有可疑雖未見朱說之必然亦無以見其必不然也魏源之駁毛序有朱子已言者毛有序三家亦有序其序說多不同三家亡而毛義孤行安見三家序皆不是而毛序獨是故朱子深惜三家之傳絕無以考其抵牾之迹也

論馬端臨駁朱申毛可與朱說參看且能發明風人之旨

馬端臨曰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蓋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於敘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舛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而文公深詆之且於桑中溱洧諸篇辨析尤至以爲安有刺人之惡而自爲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其意蓋謂詩之辭如彼而序之說如此則以詩求詩可也烏有舍明白可見之詩辭而必欲曲從臆度難信之序說乎然愚以爲必若此則詩之難讀者多矣豈直鄭衛諸篇哉夫芣苢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爲閔周室宮廟之顛覆也

而其詩語不過慨歎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而賴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則其所以采掇者爲何事而慨歎爲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爲刺鄭莊公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爲刺晉昭公而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序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則如四詩也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耳鴛羽陟岵之詩見於變風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歎行役之勞苦敍飢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逮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詩之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爲正雅矣

采薇三家本不以爲文王詩馬氏專據毛詩

卽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

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爲刺奔乎且夫子嘗刪詩矣所取於關
雎謂其樂而不淫則詩之可刪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詩傳考
之其指以爲男女淫泆奔誘而自作詩以序其事者凡二十有四
如桑中東門之墦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則序
以爲刺淫而文公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芣邱中有
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羶兮狡童褻裳丰風雨子
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他事而文公亦以爲
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爲放蕩無恥之辭其多
如此夫子猶存之不知所刪何等之篇也夫子曰思無邪如序者
之說則雖詩辭之邪亦必以正視之如桑中刺奔溱洧刺亂之類
是也如文公之說則雖詩辭之正者亦必以邪視之如不以木瓜
爲美齊桓公不以采芣爲懼讒不以遵大路風雨爲思君子不以

褻裳爲思見正不以子衿爲刺學校廢不以揚之水爲閔無臣而俱指爲淫奔謔浪要約贈答之辭是也且此諸篇者雖其辭之欠莊重然首尾無一字及婦人而謂之淫邪可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大不倫者亦以來譏諷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齋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褻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摯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者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於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錫瑞案毛序不盡可信毛詩與左氏春秋同出河間博士其與左氏合者亦不盡可信惟三家既亡毛詩

猶爲近古與其信後人之臆說又不如信毛詩朱子以鄭衛爲淫詩且爲淫者自作不可爲訓馬駁朱以申毛能發明風人之旨論樂記疏引異義說鄭詩非必出於三家魏源據以爲三家詩未可執爲確證

解經必遵最初之說而後起之說不可從尤必據最古之明文而疑似之文不可用禮記樂記疏引異義云今論說鄭國之爲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許君謹案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矣故鄭聲淫也今案鄭詩說婦人者唯九篇異義云十九者誤也無十字矣錫瑞案許君異義引詩之例必云今韓魯詩說古毛詩說以爲分別此謹案下無引今詩古詩字樣則此說必非出於詩家當是許君自爲之說亦或別有所本劉寶楠論

語正義曰魯論舉溱洧一詩以爲鄭俗多淫之證非謂鄭詩皆是如此許錯會此旨舉鄭詩而悉被以淫名自後遂以鄭詩混入鄭聲而謂夫子不當取淫詩又以序所云刺時刺亂者改爲刺淫則皆許君之一言誤之矣劉氏之說是以許君爲自爲之說也白帖引通義云鄭國有溱洧之水會聚謳歌相感今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故鄭聲淫也此通義未知是劉向通義或卽白虎通義當爲許君之所本也然其說有可疑者異義通義皆云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而鄭詩實無十九篇說婦人者孔疏以爲今鄭詩說婦人者唯九篇則其數已不能合矣以今考之鄭詩說婦人者女曰鷄鳴有女同車丰東門之墀出其東門野有蔓草溱洧實止七篇女曰鷄鳴古賢夫婦警戒之詞雖說婦人不得謂之淫詩野有蔓草韓詩外傳與說苑皆載孔子遭齊程本子傾蓋而

語孔子引野有蔓草之詩韓魯義同以爲邂逅賢士與毛朱男女不期而會異是三家亦不以爲淫詩除去二篇止有五篇其數更不能合矣疑似之文旣不可解學者姑置之可也魏源詩古微好創新說引白虎通與漢書地理志鄭國山居谷浴男女錯雜爲鄭聲以相說憚爲班固魯詩說又引異義許君謹案之說爲三家詩不知許君未明引今韓魯詩何以知爲三家白虎通與漢志皆未明引詩說又何以知爲三家後漢書注引韓詩章句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於溱洧二水之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也韓詩惟以溱洧爲淫詩有明文與毛義同不以野有蔓草爲淫詩則與毛義異韋昭毛詩荅問云草始生而云蔓者女情急欲以促時江淹麗色賦云感蔓草於鄭詩自是毛義而江淹雜詩云旣傷蔓草別方知杖杜情則同三家遇賢之義詩人非

經學專家隨手掇拾不爲典要魏乃強爲調停之說謂遇賢而託諸男女猶離騷比君子於美人舍韓詩明文可據者而強同於毛義又於三家無明文可據者而執異義疑似之文以解之皆非實事求是之義

以申侯爲狡童以子瑕說揚之水皆無據

論毛序或以爲本之子夏或以爲續於衛宏皆無明文可據卽以爲衛宏續作亦在鄭君之前

陳澧曰釋文引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

自注孔疏所載詩譜不言序爲誰作沈重之說不知

所據禮案儀禮鄉飲酒禮賈疏以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之類是子夏序文其下云有其義而亡其辭是毛公續序與沈重足成之說同今讀小序顯有續作之迹如載馳序云許穆夫人作也閱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此已說其事矣又云衛懿公爲狄人所滅

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此以上文三句簡略故複說其事顯然是續也有女同車序云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此已說其事矣又云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此以上文二句簡略故亦複說其事顯然是續也鄭君雖無說讀之自明耳鄭君非以小序皆子夏毛公合作也常棣序云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孔疏引鄭志荅張逸云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是鄭以此序三句皆子夏所爲非獨燕兄弟也一句矣十月之交兩無正小旻小宛四篇序皆云刺幽王詩譜則云刺厲王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孔疏云十月之交箋云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則所云師者卽毛公也據此則鄭君以序皆毛公所定雖首句亦

有非子夏之舊者也或謂序之首句傳自毛公以前次句以下毛公後人續作尤不然也如終風序云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若毛公時序但有首句而無遭州吁之暴云云則次章莫往莫來傳云人無子道以來事己已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所謂子者誰乎以母道加誰乎又如考槃序云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毛傳云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曲陵曰阿邁寬大貌軸進也若毛公時序但有首句則此傳但釋考槃澗阿邁軸六字不知序何以云刺莊公矣且永矢弗告傳云無所告語尤不知所謂矣鄭風羔裘序云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毛傳亦但釋字義不知序何以云刺朝矣錫瑞案陳氏引序文以證鄭義可謂明切但如其說鄭既以爲子夏毛公合作又以序爲皆出子夏又以序爲皆出毛公是鄭君一人之說

已前後歧異蓋本無明據故游移無定安見鄭說可盡信乎陳引
載馳有女同車以爲序有續作陳信毛詩者故以爲毛公續子夏
其不信毛詩者不亦可以爲衛宏續毛序乎陳引終風考槃羔裘
以爲作傳時不但有首句足駁衛宏續序之說不知蘇轍程大昌
何以解之而邱光庭兼明書舉鄭風出其東門篇謂毛傳與序不
符曹粹中放齋詩說亦舉召南羔羊曹風鴉鳩衛風君子偕老三
篇謂傳意序意不相應序若出於毛安得自相違戾又不知陳澧
何以解之平心論之毛序本不知出自何人尊之者推之毛公之
前而屬之子夏疑之者抑之毛公之後而屬之衛宏其實皆無明
文三家既亡無有更古於毛詩者卽謂序出衛宏亦在鄭君之前
非後人臆說可比學者當尊崇爲古義不必爭論爲何人也 四
庫提要定序首二語爲毛萇以前經師所傳以下續申之詞萇以

詩經通論
下弟子所附斯爲定論

論十五國風之次當從鄭譜世次篇次三家亦不盡同於毛

毛義孤行而詩之國次世次篇次皆從毛爲定本其實有不然者
十五國風之次古說已不同孔疏於毛詩國風云鄭譜王在豳後
者退就雅頌并言王世故耳諸國之次當是大師所第孔子刪定
或亦改張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爲季札徧歌周樂齊之下卽歌豳
歌秦然後歌魏杜預云於詩豳第十五秦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
不同杜以爲今所第皆孔子之制孔子之前則如左傳之次鄭意
或亦然也又於王城譜云王詩次在鄭上譜退豳下者欲近雅頌
與王世相次故也又於鄭譜云旣譜檜事然後譜鄭又於檜譜云
鄭滅虢檜而處之故譜先檜而後鄭歐陽修曰周南召南邶鄘衛
王鄭齊陶秦魏唐陳檜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

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陳檜曹幽此今詩次第也周召邶鄘
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幽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魏源曰大師舊
第不過以邶鄘衛王東都之地爲一類幽秦西都之地爲一類鄭
齊一類唐魏一類陳檜曹小國一類取其民風相近初非有大義
其間所謂其文則史者也夫子挈幽於後先唐於秦既皆裁以大
義不事沿襲則王畿民風烏有仍邶侯國之理檜爲鄭并何獨不
援魏唐畫一之例乃有夫子舊第大卽乎人心所同然日在人耳
目而不覺者其說曰王在幽後檜處鄭先是說也鄭詩譜著之孔
疏凡四述之若非夫子舊第三家同傳鄭安敢冒不韙以更毛次
此必因毛詩進王退檜徒欲復大師原第而大乖夫子古義故鄭
援魯韓次第以正之錫瑞案三說當從鄭譜爲正魏氏之說近是
以爲夫子舊第三家同傳雖無明文可證然其說必有所授孔疏

臆斷以爲鄭意亦如杜說今所第皆孔子之制則鄭君作譜何敢擅更毛詩之次第乎魏源又謂毛詩篇次如後采蘋於草蟲後賚於桓與樂章不符增笙詩佚篇於小雅厠宣王采薇出車之詩於正雅與三家詩不符案困學紀聞詩正義曰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曹氏詩說謂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今考齊詩魏代已亡曹粹中不知何據而儀禮以鵲巢采蘋采蘋三篇連奏左氏傳云風有采蘋采蘋則毛詩以草蟲列采蘋采蘋之間實紊其次左氏傳以賚爲大武之三章桓爲大武之六章杜注曰不合於今頌次第蓋楚樂歌之次第孔疏曰今頌次第桓八賚九則毛詩與左傳不同六笙詩本不列於詩故史記漢書皆云三百五篇王式云以三百五篇當諫書樂緯動聲儀詩緯含神霧尙書璿璣鈴皆云三百五篇若加六篇則三百十一篇

與古說皆不合蓋笙詩本有聲無辭如金奏下管皆樂歌而非詩
以金奏肆夏樊過渠爲時邁執競思文下管新宮爲斯干象爲雅清皆非是幽雅幽頌亦不敢強爲之說毛以六笙詩
入詩非鄭欲改什尤非采薇出車杖杜爲宣王詩見於漢書匈奴
傳後漢書馬融傳鹽鐵論潛夫論古今人表文王時無南仲宣王
時有南仲然則出車之南仲卽常武之南仲也出車云王命南仲
卽常武云王命卿士南仲大祖也毛以宣王詩列於文王時尤篇
次之誤者若鄭箋以十月之交以下四篇爲刺厲王疏以爲出魯
詩魯詩以黍離爲衛公子壽所作當入衛風不入王風足見漢人
所傳之詩次序不盡與毛詩同惜三家已亡末由考見至於世次
則孔疏於衛風己云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於鄭風引鄭荅趙商
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錄其第錄者直錄其義而已如志之
言則作序乃始雜亂是毛詩次第之不可據鄭孔皆明言之鄭君

時三家俱存惜不引以正毛詩之誤也鄭譜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詩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季札歌小雅服虔注云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修小政定大亂致太平是服氏以小雅無成王之詩傳又云爲之歌大雅服虔注云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鳧鷖是爲正大雅是服氏以生民行葦旣醉鳧鷖爲武王之詩與鄭譜不同畧可考見三家詩之世次

論迹熄詩亡說者各異據三家詩變風亦不終於陳靈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趙注以頌聲不作爲亡朱注以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爲亡鄭詩譜曰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譜疏引服虔云風不稱周而稱王者猶尊之猶春秋王人列於諸侯之上

在風則已卑矣范甯穀梁集解序曰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作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陸德明謂平王東遷政遂微弱詩不能復雅下列稱風孔穎達謂王爵雖在政教纔行於畿內化之所及與諸侯相似也風雅繫政廣狹王爵雖尊猶以政狹入風據此數說降王於國風而雅亡其說不始於朱子也而宋人說詩亡多兼風雅言之蘇轍曰詩止於陳靈而後孔子作春秋呂祖謙曰雅亡而風未亡清議猶懷懷焉變風終於陳靈而詩遂亡王應麟曰詩春秋相表裏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貶也小雅盡廢有宣王焉春秋可以無作也王風不復雅君子絕望於平王矣然雅亡而風未亡清議蓋懷懷焉擊鼓之詩以從孫子仲爲怨則亂賊之黨猶未盛也無衣之詩待天子之命然後安則篡奪之惡猶有懼也更齊宋晉秦之

霸未嘗無詩禮義之維持人心如此魯有頌而周益衰變風終於陳靈而詩遂亡夏南之亂諸侯不討而楚討之中國爲無人矣春秋所以作與據此數說是詩亡兼變風言之而變風終於陳靈去春秋託始於隱己遠年代殊不相合魏源曰王朝變雅與王國民風并亡於平王之末桓王之初也何以知之以春秋始平王四十九年知之也如謂東遷而雅降爲風則春秋胡不始於平王之初年而始於末年觀抑詩作於平王三十餘年之後彼都人士王風皆作於東遷後春秋前故變雅王風一日不亡則春秋一日不作蓋東遷之初衛武公與晉文侯爲王卿士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王綱尙未解紐列國陳詩慶讓之典尙存及衛武晉文俱歿平王晚政益衰僅以守府虛名於上王迹蕩然不存故以春秋作之年知詩亡之年也若夫此外列國變風下逮陳靈

是霸者之迹非王者之迹矣觀齊風終於襄公唐風終於獻公而桓文劓伯反無一詩則知桓文陳其先世之風於王朝而衛終於木瓜美齊桓者亦齊伯所陳以著其存衛之功秦之渭陽曹之候人皆與晉文相涉而曹之下泉有思伯之詞秦之駟鐵無衣又有勤王之烈陳靈株林則楚莊存陳之盛舉而鄭則二伯所必爭蓋亦伯者所代陳矣雖有伯者陳詩之事而無王朝巡守述職慶讓黜陟之典陳詩與不陳何異豈能以伯者虛文當王者之實政乎故以王風居列國之終

鄭諸以王風居終

示風終於平王與雅亡同也故

春秋始於王風二雅所終之年明王迹已熄不復以列國之變風爲存亡也錫瑞案魏說近通但孟子云王迹當卽車轍馬迹之迹天子不巡守太師不陳詩則雖有詩而若亡矣魏以霸者之迹與王者之迹對舉似猶未合以變風爲伯者所陳說亦近理但齊晉

之伯乃天子所命楚莊之伯非天子所命楚與周聲教隔絕陳靈

株林之詩未必爲楚所陳且三家以燕燕爲衛定姜送婦之詩

注釋文曰此是魯詩又在陳靈之後據毛詩則變風終於陳靈據三家則當

云變風終於衛獻而三家之說多不傳或更有後於衛獻者尤未

可執變風終於陳靈以斷之也

論詩齊魯韓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太史公褚先生鄭君以爲

有父又感天乃調停之說

今古文多駁異三家詩與毛詩尤多駁異姑舉一二大者言之生

民元鳥長發閼宮四詩三家皆主感生之說生民疏引異義詩齊

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列女傳曰棄母姜嫄者

邠侯之女也當堯之時見巨人迹好而履之歸而有娠浸以益大

心怪惡之卜筮禮祀以求無子終生子以爲不祥而棄之隘巷牛

羊避而不踐乃送之平林之中後伐平林者咸薦覆之乃取置寒
冰之上飛鳥偃翼之姜嫄以爲異乃收以歸因命曰棄詩云赫赫
姜嫄其德不同上帝是依此之謂也又曰契母簡狄者有媵氏之
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於元邱之水有元鳥銜卵過而墜
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
遂生契焉詩云有媵方將立子生商又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此
之謂也劉向所引蓋魯詩褚少孫補史記引詩傳曰湯之先爲契
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于元邱水有燕銜卵墮之契母得故含
之誤吞之卽生契契生而賢堯立爲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茲茲
益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殷社芒芒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商質殷
號也文王之先爲后稷稷亦無父而生后稷母爲姜嫄出見大人
跡而履踐之知於身卽生后稷姜嫄以爲無父賤而棄之道中牛

羊避不踐也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乃取長之堯知其賢才立以爲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褚少孫事博士王式由是魯詩有褚氏之學所引詩傳乃魯詩傳與列女傳正同索隱以史所引出詩緯詩疏引河圖云姜嫄履大人迹生后稷中候稷起云蒼耀稷生感迹昌苗興云稷之迹乳契握云元鳥翔水遺卵流娥簡吞之生契封商春秋元命苞姜嫄遊閼宮其地扶桑履大人迹而生稷齊詩與緯候多合則亦與魯詩合董子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曰天將授湯主天法質而王祖錫姓爲子氏謂契母吞元鳥卵生契天將授文王主地法文而王祖錫姓姬氏謂后稷母姜嫄履天之迹而生后稷董子述公羊春秋義故異義以爲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

而生也異義又引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案堯典以親九族卽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識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鄭君駁曰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謂娥簡吞虬子生契是聖人感生見於經之明文劉媪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也且夫蒲盧之氣嫗煦桑蟲成爲己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成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錫瑞案今文三家詩公羊春秋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爲一義古文毛詩左氏聖人皆有父不感天而生爲一義鄭君兼取二義爲調停之說此其說亦有所自來張夫子問褚先生曰詩言契后稷皆無父而生今案諸傳記咸言有父父皆黃帝子也得無與詩繆乎褚先生曰不然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迹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

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奈何無父而生乎一言有父一言無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故兩言之褚少孫兩言之已與鄭意相似當時毛詩未出所謂詩言卽三家詩所謂傳記卽五帝德帝繫姓之類太史公據之作三代世表自云不離古文者近是是以稷契有父父皆黃帝子乃古文說故與毛詩左氏合與三家詩公羊春秋不合太史公作殷周本紀用三家今文說以爲簡狄吞元鳥卵姜嫄踐巨人迹而兼用古文說云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爲帝嚳次妃后稷母有邠氏女曰姜嫄爲帝嚳元妃是亦合今古文義而兩言之又在褚少孫之先若三家詩義實不如是據褚先生所引詩傳及劉向列女傳皆不云簡狄姜嫄有夫亦不云爲帝嚳妃且列女傳言稷契之生皆當堯之時則簡狄姜嫄不得爲帝嚳妃甚明此等處當分別觀之不得以史記雜采古今見其與毛

傳不同遂執以爲三家今文義如是也

論生民元鳥長發閟宮四詩當從三家不當從毛

毛詩與左氏相表裏故左氏說聖人皆有父毛詩亦以爲有父毛傳云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履帝武敏帝高辛氏之帝也此毛以爲有父不感天之義鄭箋云姜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履帝武敏帝上帝也此鄭以爲有父又感天之義錫瑞案以詩義推之毛傳必不可通帝既弗無子生子何又棄之且一棄再棄三棄必欲置之死地作此詩者乃周人尊祖以配天若非實有神奇必不自誣其祖有夫生子人道之常何以鋪張生育之奇乃至連篇累牘孫毓謂自履其夫帝嚳之迹何足異而神之其說甚通馬融知毛義不可通強爲遺腹避嫌之說以解之王基馬昭已駁之矣近人又各創爲新說有謂帝爲帝摯諸侯廢摯立堯姜嫄避亂生

子而棄之者有謂先生如達稷形似羊如包羲牛首以其怪異而棄之者有謂不坼不副居然生子稷初生如卵古人未知翦胞之法而棄之者有謂后稷呱矣可見初生不哭以其不哭而棄之者紛紛異說無一可通卽解生民詩可強通而解元鳥長發闕宮三詩皆不可通元鳥詩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則契生於胤卵甚明若但以爲元鳥至而祀祿生契何言天命又何但言天命元鳥作此詩者近不辭矣長發詩云有妣方將立子生商列女傳高誘呂覽注引皆無帝字詩稱有妣不及其夫自不以爲帝嚳則契非帝嚳所生甚明鄭解帝爲黑帝不如三家本無帝字爲更明也若闕宮詩義尤昭著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上帝必是天帝人帝未有稱上帝者生民之帝可以高辛帝強解之闕宮之上帝不可以高辛帝強解故毛傳云上

帝是依依其子孫此不得已而爲之辭與詩上下文不相承箋云
依依其身也天用是馮依其解經甚合後人乃疑不當儕姜嫄爲
房后擬上帝於丹朱不知周魯之人作詩以祀祖宗敘述神奇並
無隱諱何以後人少見多怪必欲曲爲掩飾依古緯說自華胥生
皇羲以至簡狄姜嫄皆有感生之事許君異義早成說文晚定異
義從古文說說文仍從今文云古之神聖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
子蓋帝王之生皆有神異豈可偏執一理以爲必無其事且據詩
而論無論事之有無而詩人所言明以爲有如此必斷爲理之所無
則當起周魯與宋商頌宋人
作見後作詩之人責以誣祖之罪不當謂三
家說詩爲誤責以誣古之罪也古文說聖人皆有父以姜嫄簡狄
皆帝嚳之妃如其說則殷周追尊自當妣祖並重何以周立先妣
姜嫄之廟不祀帝嚳生民等詩專頌姜嫄有娥之德不及帝嚳儀

禮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如古文說稷契皆有父而作詩者但知

頌稷契之母而不及其父得毋皆禽獸乎

戴震曰帝繫曰帝嚳上妃姜嫄本失實之詞徒

以傳會周人禘嚳爲其祖之所自出使嚳爲周家祖之所自出何雅頌中言姜嫄言后稷竟無一語上溯及嚳且姜嫄有廟而嚳無廟若曰履述感生不得屬之嚳則嚳明明非其祖所自出

古文似正而非今文似奇而是學者

試取詩文平心而熟玩之知此四詩斷然當從三家而不當從毛

傳鄭箋以毛爲主而解四詩從三家不從毛朱子曰履巨迹之事

有此理且如契之生詩中亦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蓋以爲稷契

皆天生之爾非有人道之感不可以常理論也漢高祖之生亦類

此故其解生民亦從鄭不從毛鄭君朱子皆大儒其讀書精審知

不如此解詩不能通也論衡奇怪篇云儒者稱聖人之生不因人

氣更稟精於天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禹母吞燕卵而

生禹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迹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夫薏

苾草也燕卵鳥也大人迹土也三者皆形非氣也燕之身不過五寸薏苳之莖不過數尺二女吞其卵竇安能成七尺之形乎今謂大人天神故其迹巨使大人施氣於姜嫄姜嫄之身小安能盡得其精不能得其精則后稷不能成人蒼頡作書與事相連姜嫄履大人迹迹者基也姓當爲其下土乃爲女旁臣非基迹之字不合本事疑非實也以周姬况夏殷亦知子之與姒非燕子薏苳也或時禹禹后稷之母適欲懷妊遭吞薏苳燕卵履大人迹也案仲任引儒者之言乃漢時通行今文說仲任不信奇怪故加駁詰其駁詰之語正所謂癡人前說不得夢錫瑞嘗謂後世說經之弊在以世俗之見律古聖賢以民間之事擬古天子仲任生於東漢已有此等習見卽如其說亦當以爲詩人之誤不當以爲儒者說詩之誤也

論魯頌爲奚斯作商頌爲正考父作當從三家不當從毛

三家與毛又有大駁異處如以魯頌爲公子奚斯作以商頌爲正

考父作是也揚子法言曰正考甫嘗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晞正

考甫矣後漢書曹裒傳曰昔奚斯讚魯考父詠殷班固兩都賦序

曰故皋陶歌虞奚斯頌魯王延壽魯靈光賦曰故奚斯頌僖歌其

路寢曹植承露盤銘序曰奚斯魯頌蕩陰令張君表頌曰奚斯讚

魯考父頌殷梁相費汎碑曰感奚斯之德太尉楊震碑曰故感慕

奚斯之追述沛相楊統碑曰庶考斯之頌儀郃陽令曹全碑曰嘉

慕奚斯考父之美巴納太守張納碑曰庶慕奚斯

缺二字

之義荊州

刺史度尙碑曰於是故吏感清廟之頌歎斯父之詩綏民校尉熊

君碑曰昔周文公作頌宋成考父公子奚斯追羨遺蹟紀述前勳

宋洪邁隸釋及近人武億羣經義證王昶金石萃編皆以漢碑爲

誤錫瑞案曹裒傳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正考父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是奚斯作魯頌考父作商頌義出韓詩而史記用魯詩班固用齊詩三家義同烏得偏據毛詩以駁之乎孔廣森曰三家謂詩爲奚斯作者是也此與吉甫作頌其詩孔碩文義正同曼長也詩之章句未有長如此篇者故以曼言之毛傳謂奚斯作廟則孔碩且碩意窘複矣孔氏以三家爲是是矣而未盡也駟毛序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鄭詩譜曰僖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尋毛鄭之意蓋謂魯頌皆史克作作於僖公薨後故解奚斯所作爲作廟不爲作頌今案閼宮詩多祝壽之語且云令妻壽母意必僖公在位其母成風其妻聲姜皆在乃宜爲此頌禱之辭若在僖公薨後世無其人

已死猶爲之追祝壽且並頌其母與妻者如毛鄭之說可謂一大笑話史克見左氏文十八年傳宣公時尚存見國語其年輩在後奚斯見左氏閔二年傳其年輩在前則奚斯作頌於僖公之時時代正合故當從三家以爲奚斯所作漢人引詩各處相合以爲誤必無各處皆誤之理若毛鄭之說則誠誤不必爲之曲諱段玉裁訂毛詩故訓傳乃強改作是廟也之廟字爲詩字以傳合漢人所引三家詩義陳奐疏毛氏傳亦從段說豈非童牛角馬不今不古者乎

論正考父與宋襄公年代可以相及鄭君六藝論從三家詩箋毛亦兼采三家

史記宋世家曰宋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史公用魯詩說裴駟集

解曰韓詩商頌亦美襄公蓋三家說同後人不信三家以考父頌
殷爲誤謂考父與宋襄年代遠不相及錫瑞案史公去古未遠從
孔安國問故何至於孔子先世之事懵然不知孔子世家旣載孟
釐子言正考父佐戴武宣矣十二諸侯年表戴襄相距百有一十
六年則史公非不知考父之年必百三四十歲而後能相及也百
齡以上之壽古多有之竇公張蒼卽其明證或又疑其子見殺其
父不應尙存則春秋時明有其人亦卽宋國之人左氏文十六年
傳曰初公子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爲之意諸死昭公之
難歷文七十八兩年宣十八年成八年凡二十八年宋公使公
孫壽來納幣明見於經蕩意諸見殺其父公孫壽可來納幣何獨
孔父見殺其父正考父不可作頌乎今古文多駁異異義以齊魯
韓詩公羊春秋爲一說毛詩左氏爲一說公羊稱宋襄爲文王不

過此故三家以商頌爲美宋襄左氏於宋襄多貶辭河間博士治毛詩者以爲宋襄無足頌美故別創一說此其蹤跡之可尋者後人乃據左氏殤公卽位君子引商頌以駁三家無論古文說不足難今文卽如左氏之言左氏作傳在春秋末距春秋初二百餘年所引君子曰或事後追論豈必殤公同時之人哉宋襄與魯僖同時故商頌與魯頌文體相似若是商時人作商質而周文不應周頌簡商頌反繁且鋪張有太過之處王夫之嘗摘昆吾夏桀爲失辭矣魏源詩古微列十三證證商頌爲宋詩可謂深切著明攷詩序疏引鄭君六藝論曰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則商頌不在數矣羅泌路史後紀注曰商頌宋頌也宋襄公之詩耳敘詩者以爲正考父所得商詩中言湯孫而毛鄭遂以爲太甲中宗之時妄也夫言奮伐荆楚襄公事也萬舞有奕非商樂也蓋宋有商王之廟而詩

爲宋禮之詩此常理爾故韓嬰馬遷亦以爲美襄公然遷以爲考
父作則繆矣考父佐戴武宣非襄公時蓋因而誤之此宋也而謂
之商不忘本也引六藝論云文王創基至魯僖間商頌不在數矣
孔子刪詩時錄此五章豈無意哉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我有嘉客
亦不夷憚豈能忘哉景山商墳墓之所在也商邑之大豈無賢才
哉松柏丸丸在于斲而遷之方斲而敬承之以用之爾松柏小材
有挺而整布眾楹大材有閑而靜別旣各得施則寢成而孔安矣
拱成羣材而任以成國則人君高拱仰成矣是綢繆牖戶之義也
案羅氏以商頌爲宋頌是也引六藝論甚詳可以推見鄭君之意
子曰詩三百自周南至魯頌適得三百之數鄭君以爲商頌不在
數孔子刪詩錄此五篇以寓懷舊之感其說必有所受以景山爲
商之墳墓松柏喻商之賢材且以松柏喻小材眾楹喻大材寢成

孔安喻任羣材成國皆爲喻言不爲實事與箋詩以陟景山掄材木爲實事者不同是鄭君作論時從三家之明證鄭箋殷武詩云時楚僭號王位亦兼用三家義以爲宋詩若商世不聞楚有僭王之事孔疏駁馬昭曰名曰商頌是商世之頌非宋人之詩安得曰宋郊配契也馬昭雖出鄭門其言非鄭意也孔穎達但知鄭箋從毛不知兼采三家馬昭旣出鄭門其言當得鄭意羅氏荆楚萬舞二證足明三家之義而以考父非襄公時爲疑則猶未知其年代可以相及也

論鄭譜鄭箋之義知聲音之道與政通

鄭詩譜序曰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宏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後王之鑒於是止矣正義曰此言孔子錄詩唯取三百之意宏福如

彼謂如文武成王世修其德致太平也大禍如此謂如厲幽陳靈
惡加於民被放弑也違而不用謂不用詩義則勤民恤功昭事上
帝是用詩義也互言之也用詩則吉不用則凶吉凶之所由謂由
詩也詩之規諫皆防萌杜漸用詩則樂不用則憂是爲憂娛之萌
漸也陳澧案大序云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小序每篇言美某王美
公鄭君本此意以作譜而於譜序大放厥辭此乃三百篇之大義
也此詩學所以大有功於世也鄭箋有感傷時事之語桑扈不戢
不難受福不那箋云王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然而不自斂以先王
之法不自難以亡國之戒則其受福祿亦不多也此蓋嘆息痛恨
於桓靈也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負之箋云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
治者將得之此蓋痛漢室將亡而曹氏將得之也又戰戰兢兢如
履薄冰箋云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此蓋傷黨錮之

禍也。雨無正。維曰于仕孔棘。且殆箋云。居今衰亂之世。云往仕乎。甚急。迨且危。此鄭君所以屢被徵而不仕乎。鄭君居衰亂之世。其感傷之語。有自然流露者。但箋注之體。謹嚴不溢出於經文之外。耳。錫瑞案。鄭君作譜序。深知孔子錄詩之意。陳氏引鄭箋。深知鄭君箋詩之意。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言爲心聲。非可勉強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故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詩之世次。難以盡知。何楷世本古義臆斷某詩爲某人某事作。提要以爲大惑不解。卽毛序某詩刺某君。朱子亦不深信。然今卽以詩辭而論。有不待箋釋而知其時之爲盛爲衰。不必主名而見其政之爲治爲亂者。如魚麗。美萬物。衆多而君華。云人。可以食鮮。可以飽。則其民之貧富可知。天保。云羣黎百姓。徧爲爾德。而兔爰。云尙寐無吡。君華。云不如無生。則其

民之憂樂可知是卽不明言爲何王之詩而盛衰治亂之象宛然在目其君之應受宏福與受大禍亦瞭然於前矣朱子曰周之初興時周原膾膾莩荼如飴苦底物亦甜及其衰也牂羊墳首三星在雷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直恁地蕭索正得此意

論先魯後殷新周故宋見樂緯三頌有春秋存三統之義

孔子所定六經皆有微言大義自東漢專講章句訓詁而微言大義置不論今文十四博士師傳中絕聖經宗旨闕忽不章猶有遺文散見於古書者文選潘安仁笙賦注引樂緯動聲儀曰先魯後殷新周故宋此詩三頌有通三統之義與春秋存三統大義相通三家詩之遺說不傳而散見於緯書者也先魯後殷謂魯頌在先商頌在後所以錄商頌於後者卽春秋新周故宋之義三家詩以商頌爲正考父美宋襄公當云宋頌而謂爲商頌者宋本商後春

秋時稱宋爲商左氏傳司馬子魚曰天之棄商久矣史龜曰利以
伐姜不利子商宗人釁夏曰孝惠娶於商皆稱宋爲商之明證或
云魯定公諱宋當時改宋爲商似未盡然樂記師乙曰肆直而慈
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大戴禮記七篇商齊可歌也
商齊卽師乙所謂商齊商與齊對舉非謂商一代謂宋一國也毛
詩與國語皆古文故據國語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
太師以商頌爲正考父所校不以宋頌爲正考父所作與三家詩
以商頌爲美宋襄者判然不合毛詩旣據國語又據左傳於宋襄
多詆斥之詞故也自毛詩左傳單行人不信三家詩更不知詩有
先魯後殷新周故宋之微言與春秋三統之義相通而孔子刪詩
如徐陵之選玉臺新詠王安石之選唐百家詩不過編輯成書並
無義例之可言矣三家詩所傳微言必多惜皆不傳於世僅存樂

緯八字猶略可考其餘與春秋相通者春秋元年春王正月王謂文王詩之四始皆稱文王其相通者一春秋尊王褒美桓文詩風終于幽稱周公雅終于召旻言召公匪風思王下泉思伯其相通者二孟子云詩亡然後春秋作必更有微言大義相合者惜今文說亡佚多不可考耳顧炎武曰詩之次序猶春秋之年月夫子因其舊文述而不作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宗廟魯之頌頌其君而已而列之周頌之後者魯人謂之頌也世儒謂夫子尊魯而進之爲頌是不然魯人謂之頌夫子安得不謂之頌乎爲下不倍也春秋書公書郊禘亦同此義孟子曰其文則史不獨春秋也雖六經皆然今人以爲聖人作書必有驚世絕俗之見此是以私心待聖人錫瑞案顧氏此說非獨不知詩並不知春秋孟子曰其文則史不嘗引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乎義不獨春秋六經皆有

之孟子稱孔子作春秋功繼羣聖安得無驚世絕俗之見而謂以私心待聖人乎信顧氏說必不信孟子而後可世儒謂夫子尊魯而進之爲頌正是先魯後殷之義宋頌亦謂之頌正是新周故宋之義詩之次序春秋之年月皆夫子手定必有微言大義而非專襲舊文述而不作是夫子謙辭若必信以爲真則夫子手定六經並無大義微言詩書止編輯一過春秋止鈔錄一過所謂萬世師表者安在成伯璵毛詩指說以魯頌爲變頌陳鵬飛詩解不解殷魯二頌以爲商頌當闕而魯頌可廢皆不知三頌有通三統之義也

阮元曰頌本容兒之容谷養漾一聲之轉周頌魯頌商頌猶云周之樣子魯之樣子商之樣子耳風雅惟歌而已惟頌有舞以象成功如今之演劇據孔子與賓牟賈論樂可見

論左氏傳所歌詩皆傳家據已定錄之非孔子之前已有此義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然則夫子未正樂之

前雅頌必多失次可知而左氏傳載季札觀樂在夫子未正樂之前十五國風雅頌皆秩然不紊學者多以爲疑此在漢人已明解之周禮春官大師疏引鄭眾左氏春秋注云孔子自衛反魯在哀公十一年當此時雅頌未定而云爲歌大小雅頌者傳家據己定錄之言季札之於樂與聖人同又詩譜序疏引襄二十九年左傳服虔注云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距此六十二歲當時雅頌未定而云爲之歌小雅大雅頌者傳家據己定錄之

李貽德曰是時孔子尚幼未得正樂歌者未必秩然如是傳者從後序其事則據孔子定之次追錄之故

得同正樂後之次第也

詩孔疏以服說爲非引鄭司農春官注與鄭同以爲

風雅先定非孔子爲之不知春官賈疏引鄭司農左氏周官兩處之注明有兩解服虔以爲傳家據己定錄之正本司農左氏之注是司農雖據周官而解左氏知其說不可通故注周官用周官義

注左氏用左氏義周官左氏皆古文注者皆鄭司農而不能專持一義解之以孔子反魯正樂有明文不敢背其說也凡古人注經

前後不合者皆於經義有疑未能決定意在矜慎並非矛盾疏家不明此旨但主一說而盡棄其餘卽一人之說前後不符亦專取其一舉先儒之疑而未定者臆定以爲決辭而反相駁難或且去取乖繆舍其是者而取其不是者於是先儒矜慎之意全失雖有異義無從考見其或於他處散見一二皆學者所宜標出以備參考者也

康成注多歧異其荅弟子明見鄭志孔疏駁鄭志專取一書之注非康成之意

鄭司農在東漢之

初服子慎在東漢之末二人之說遞相祖述皆以傳家據孔子所定雅頌言季札之於樂與聖人同蓋當時古文雖盛行猶未敢以左氏周官顯違論語之義不若唐以後人之悍專主一經而盡廢羣經也左傳疏曰此爲季札歌詩風有十五國其名皆與詩同唯

其次第異耳則仲尼以前篇目先具其所刪削蓋亦無多記傳與詩亡逸甚少知本先不多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三百五篇蓋馬遷之謬耳案孔疏據季札所歌以駁刪詩之說猶之可也若據季札所歌而疑孔子以前詩與今同並無定詩正樂之事則斷乎不可據鄭服兩說足見左氏一書多以闕里之緒論爲當時之實事季札歌詩既從後定其餘諸大夫之斷章取義其義或亦出於孔子之後而非出於孔子之前未可盡以春秋之斷章爲詩人之本旨也

左氏引易禮論語皆當作如是觀國語楚子引曹詩不遂

其媿乃當時刺曹共公詩或謂侯人卽爲晉公子作何以遽傳至楚而楚子引之殊不可信俞正變強護國語謂晉公子從者挾其詩以示人尤爲臆說無據

論賦比興幽雅幽頌皆出周禮古文異說不必深究

詩有風雅頌人人所知也而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

興曰雅曰頌毛序據其說謂詩有六義於是風雅頌之外有賦比興而傳專言興不言比賦孔疏曰毛傳特言興也爲其理隱故也又曰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大小不同而得並爲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爲義非別有篇卷也鄭志張逸問何詩近於比賦興荅曰比賦興吳札觀詩已不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興據此則比賦興難以摘別與風雅頌大小不同鄭孔亦明知之特以毛義不敢駁毛又本於周禮是古文異說今文三家詩無是說也十五國風有豳風人人所知也而周禮籥章掌土鼓豳籥歛豳詩歛豳雅歛豳頌鄭注豳詩豳風七月也豳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謂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豳頌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穫

稻作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謂之頌者以其年歲終人功之成鄭箋詩則以殆及公子同歸以上是謂幽風以介眉壽以上是謂幽雅萬壽無疆以上是謂幽頌孔疏云籥章之注與此小殊彼又觀籥章之文而爲說也以其歌幽詩以迎寒迎暑故取寒暑之事以當之吹幽雅以樂田畯故取耕田之事以當之吹幽頌以息老物故取養老之事以當之就彼爲說故作兩解也諸詩未有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而此篇獨有三體據此則分七月詩爲風雅頌本無定說一篇不應分三體鄭孔亦明知之特欲引據周禮不得不強傳會是古文異說今文三家詩亦無是說也至宋以後異說尤多朱子詩傳以興比賦分而爲三摘毛傳不合於興者四十九條且曰關雎興詩也而兼於比綠衣比詩也而兼於興頌弁一詩興比賦兼之愈求精愈游移無定究

不知比興如何分別胡致堂引李仲蒙說敘物以言情謂之賦索物以託情謂之比觸物以起情謂之興亦屬空言王質駁鄭箋謂一詩如何分爲三篇章所謂幽詩以鼓鐘瑟琴四器之聲合簫也禮笙師敝竽笙壎簫簫箎篴管春牘應雅凡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簫也禮眡瞭播鼗擊頌磬笙磬凡四器以頌器之聲合簫也朱子有三說一說幽詩吹之其調可風可雅可頌一說楚茨諸詩是幽之雅噫嘻諸詩是幽之頌一說王介甫謂幽自有雅頌今皆亡矣黃震謂楚茨諸詩於今爲刺幽王之詩噫嘻諸詩於今爲成周郊社之詩未易遽指以爲幽若如介甫謂幽詩別自有雅頌則幽乃先公方自奮於戎狄之地此詩安得有天子之雅頌耶惟前一說得之以王質考訂爲精詳錫瑞案王質之說尤謬春牘先鄭以爲一器後鄭以爲牘應雅教其春則笙師所教止十一器而無十

二頌磬笙磬鄭注在東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頌頌或作庸庸
功也引大射禮爲據甚確則頌磬非頌器之聲王質引周禮又不
用周禮之義改亂古注以就其說宋人習氣固無足怪而周禮亦
不可爲據漢人古說自周禮外無言幽雅頌者自周禮毛傳外
無言賦比興者鄭注孔疏強爲傳會而心不能無疑宋人又不信
注疏而各自爲說實則皆如孔廣森之論尙書孔蔡謬悠議瓜驪
山良無一是者也周禮一書與諸經本不相通後人信之反亂經
義如孔子所定之易周易是也周禮太卜有連山歸藏周易爲三
易後人不求明易而爭論連山歸藏於是有僞連山歸藏孔子所
定之書尙書是也周易外史有三皇五帝之書後人不求明書而
爭論三皇五帝之書於是有僞三墳書孔子所定之詩風雅頌是
也周禮有賦比興幽雅頌後人不求明詩而爭論賦比興幽雅頌

此等皆無裨經義其真其僞其是其非可以不論治經者先埽除一切單文孤證疑似之文則心力不分而經義易晰矣

論南陔六詩與金奏三夏不在三百五篇之內

洪邁容齋續筆曰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六詩毛公爲詩詁訓傳各置其名述其義而亡其辭鄉飲酒燕禮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蘋采芣切詳文意所謂歌者有其辭所以可歌如魚麗嘉魚關雎以下是也亡其辭者不可歌故以笙吹之南陔至于由儀是也有其義者謂孝子相戒以養萬物得由其道之義亡其辭者元未嘗有辭也鄭康成始以爲及秦之世而亡之又引燕禮升歌鹿歌下管新宮爲比謂新宮之詩亦亡按左傳宋公享叔孫昭子賦

新宮杜注爲逸詩則亦有辭非諸篇比也陸德明音義云此六篇蓋武王之詩周公制禮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刪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內及秦而亡蓋祖鄭說耳且古詩經刪及逸不存者多矣何獨列此六名於大序中乎東晉補亡六篇不可作也左傳叔孫豹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韶夏納夏工歌文王大明縣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夏者樂曲名擊鐘而奏亦以樂曲無辭故以金奏之若六詩則工歌之矣尤可證也錫瑞案洪說是也漢初史遷王式諸人皆云詩三百五篇無有云三百一十一篇者是不數六笙詩甚明毛詩故訓傳不以六笙詩列什數則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辭亡字當讀有無之無鄭君以爲亡逸之亡箋云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而亡之其義則與眾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眾篇之義各置

於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
非孔子之舊自鄭君爲此說陸德明孔穎達成伯璵皆以爲詩三
百十一篇與漢初人云三百五篇不合矣杜子春周禮鍾師注引
春秋傳金奏肆夏之三云肆夏與文王鹿鳴俱稱三謂其三章也
以此知肆夏詩也國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肆
夏繁遏渠所謂三夏矣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
邁也繁遏執僥也渠思文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大位謂王位
也故時邁曰肆于時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
之多也故執僥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來反渠大也言以后
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鄭謂以文王
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
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案呂說蓋以時邁思文皆有時夏

之文而執競一篇在其間故據以當三夏其說近傳會鄭君不從是也特以爲頌之族類樂崩亦從而亡則猶未知金奏與工歌不同本不在三百五篇中非頌不能具也

論詩無不入樂史漢與左氏傳可證

史記曰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則孔子之時詩無不入樂矣漢書曰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六師比其音律則孔子之前詩無不入樂矣墨子曰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則孔子之後詩無不入樂矣詩之入樂有一定者有無定者如鄉飲酒禮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鄉射禮合樂同燕禮間歌歌鄉樂與鄉飲酒禮同大射歌鹿鳴三終左氏傳云湛露王所以宴樂諸侯也彤弓王所以燕

獻功諸侯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

亦升歌清廟

鹿鳴四牡皇華嘉鄰

國君勞使臣也此詩之入樂有一定者也

三夏依鄭說不取呂叔玉說爲肆夏執箴思文

鄉飲酒禮正歌備後有無算樂注引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此國君之無算然則左氏傳載列國君卿賦詩言志變風變雅皆當在無算樂之中此詩之入樂無一定者也若惟正風正雅入樂而變風變雅不入樂吳札焉得而觀之列國君卿焉得而歌之乎至宋儒乃有詩不入樂之說程大昌曰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其官者也邶鄘衛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朱子曰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至變雅則衰周卿士之作以言時政之得失而邶鄘以下則大師所陳以觀民風者耳非宗廟燕享之所用也顧炎武用其說曰夫二南也

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頌也詩之入樂者也
邶以下十二國之附於二南之後而謂之風鴟鴞以下六篇之附
於豳而亦謂之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於小雅民勞以下十
三篇之附於大雅而謂之變雅詩之不入樂者也錫瑞案謂詩不
入樂與史漢皆不合亦無解於左氏之文古者詩教通行必無徒
詩不入樂者唐人重詩伶人所歌皆當時絕句宋人重詞伶人所
歌皆當時之詞元人重曲伶人所歌亦皆當時之曲有朝脫橐而
夕被管弦者宋歌詞不歌詩於是宋之詩爲徒詩元歌曲不歌詞
於是元之詞爲徒詞明以後歌南曲不歌北曲於是北曲亦爲徒
曲今並南曲亦失其傳雖按譜而填匙有能按節而歌者如古樂
府辭皆入樂後人擬樂府則名焉而已周時詩方通行必不如是
宋人與顧氏之說竊未敢謂然也

笙入金奏本非三百五篇之詩
而說者必強以爲詩三百五篇

本無不入樂之詩而說者
又謂有徒詩皆不可據

論詩至晉後而盡亡開元遺聲不可信

困學紀聞曰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
貍首鵲巢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
歌也三篇閒歌上林賦拚羣雅張揖注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
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愚謂八篇可歌者唯鹿鳴白駒在小雅貍首
今亡鄭氏以爲射義所引曾孫侯氏之詩餘皆風也而亦謂之雅
豈風亦有雅歟劉氏小傳或曰貍首鵲巢也篆文似之此有貍首
又有鵲巢則或說非矣張揖言大雅之材未知所出閻若璩按小
雅除笙詩自鹿鳴至何草不黃凡七十四篇大雅自文王至召旻
凡三十一篇故曰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以篇
數言也屠繼序按文當云八篇廢不可歌史辟史義史見史童史

謗史贊拾聲叢挾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也合二十六篇之數又按伐檀卽小雅伐木也意三家必有作伐檀丁丁者杜夔傳琴操仍其異文耳困學紀聞又曰漢大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琴操曰古琴有詩歌五曲曰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十四詩樂十二詩譜雅詩六鹿鳴四牡皇華魚麗嘉魚南山有臺黃鍾清宮俗呼正宮風詩六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芣采蘋無射清商俗呼越調朱子曰今按大戴禮頗有闕誤其篇目都數皆不可考至漢末年止存三篇而加文王又不知其何自來也其後改作新辭舊典遂廢至唐開元鄉飲酒禮其所奏樂乃有此十二篇之目而其聲今亦莫得聞矣此譜乃趙彥肅所傳曰卽開元遺聲也古聲亡滅已久不知當時工師何所考而爲

此也竊疑古樂有唱有歎唱者發歌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字散聲以歎發其趣故漢晉之間舊曲既失其傳則其辭雖存而世莫能補爲此故也若但如此譜直以一聲叶一字則古詩篇篇可歌無復樂崩之歎矣夫豈然哉又其以清聲爲調似亦非古法然古聲既不可考則姑存此以見聲歌之彷彿俟知音者考其得失云錫瑞案漢食舉奏鹿鳴則鹿鳴猶通行明帝二年幸辟雍詔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乃逸詩不知何從得之杜夔傳四曲有文王亦不知何從得之伐檀變風誠非倫次屠氏以爲伐木則非是上林賦云悲伐檀樂樂胥伐檀云悲當同毛序賢者不遇明王之義若是伐木何悲之有夔傳四曲皆古聲辭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唯因夔鹿鳴全不改易每正旦大會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

至泰始五年荀勗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於是鹿鳴亦亡若
開元所奏趙彥肅所傳十二篇皆不知所自來朱子疑之以一聲
叶一字爲非可謂至論而通解仍載十二詩譜不得已而存餼羊
之義耳

今學宮歌詩正以
一聲叶一字者

論詩教溫柔敦厚在婉曲不直言楚辭及唐詩宋詞猶得其旨

論語言六經惟詩最詳可見聖人刪詩之旨而不得其解則反致
謬轉如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毛序已糾纏不清鄭箋改哀
爲衷朱注論語又以憂易哀後人更各爲臆說矣言詩三百一言
以蔽之曰思無邪詩本託諷聖人恐人誤會故以無邪正之毛鄭
解詩於此義已不盡合朱子以鄭衛詩爲淫人自言王柏乃議刪
鄭衛矣惟言小子何莫學夫詩一章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多識鳥
獸草木之名本末兼該鉅細畢舉得詩教之全而人亦易解其大

者尤在溫柔敦厚長於風諭困學紀聞曰子擊好晨風黍離而慈父感悟見韓詩外傳韓詩以黍離爲伯奇之弟伯封作言孝子之事故能感悟慈父與毛詩以爲閏周者不同周磐

誦汝墳卒章而爲親從仕王哀誦蓼莪而三復流涕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可謂興於詩矣焦循毛詩補疏序曰夫詩溫柔敦厚者也不質直言之而比興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務勝人而務感人自理道之說起人各挾其是非以逞其血氣激濁揚清本非謬戾而言不本於性情則聽者厭倦至於傾軋之不已而忿毒之相尋以同爲黨卽以比爲爭甚而假宮闈廟祀儲貳之名動輒千百人哭於朝門自鳴忠孝以激其君之怒害及其身禍於其國全戾乎所以事君父之道余讀明史每歎詩教之亡莫此爲甚夫聖人以一言蔽三百曰思無邪聖人以詩設教其去邪歸正奚待言所教在思思者容也思則情得情得則兩相感而不疑故示之於

民則民從施之於僚友則僚友協誦之於君父則君父怡然釋不以理勝不以氣矜而上下相安於正無邪以思致思則以嗟歎永歌手舞足蹈而致管子曰止怒莫如詩劉向曰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流流然後發詩發於思思以勝怒以思相感則情深而氣平矣此詩之所以爲教歟又補疏曰循按蒹葭考槃皆避世高隱之辭而序則云考槃刺莊公蒹葭刺襄公此說者所以疑序也嘗觀序之言刺如氓靜女刺時簡兮刺不用賢芄蘭刺惠公匏有苦葉雄雉刺衛宣公君子于役刺平王叔于田太叔于田刺莊公羔裘刺時還刺荒著刺時不親迎葛屨刺褊汾沮洳刺儉十畝之間刺時伐檀刺貪蟋蟀刺晉僖公山有樞椒聊刺晉昭公有杕之杜刺晉武公葛生采芾刺晉獻公宛邱刺陳幽公蜉蝣刺奢鳴鳩刺不壹祈父白駒黃鳥刺宣王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魚藻采芣黍苗

隰桑匏葉刺幽王抑衛武公刺厲王求之詩文不見刺意惟其爲
刺詩而詩中不見有刺意此三百篇所以溫柔敦厚可以興可以
觀可以羣可以怨也後世之刺人一本於私雖君父不難於指斥
以自鳴其直學詩三百於序既知其爲刺某某之詩矣而諷味其
詩文則婉曲而不直言寄託而多隱語故其言足以感人而不以
自禍卽如節南山雨無正小弁等作亦惻怛纏綿不傷於直所以
爲千古事父事君之法也若使所刺在此詩中卽明白言之不待
讀序卽知其爲刺某人之作則何以爲主文譎諫而不許溫柔敦
厚而不愚二語李
行修說人之多辟無自立辟洩治所以見非於聖人也
宋明之人不知詩教士大夫以理自持以倖直抵觸其君相習成
風性情全失而疑小序者遂相率而起余謂小序之有裨于詩至
切至要特詳論於此錫瑞案詩婉曲不直言故能感人焦氏所言

甚得其旨三百篇後得風雅之旨者惟屈子楚辭太史公云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而楚辭未嘗引經亦未道及孔子宋玉始引詩素餐之語或據以爲當時孔教未行於楚之證案楚莊王左史倚相觀射父白公子張諸人在春秋時已引經不應六國時猶未聞孔教楚辭蓋偶未道及而實兼有國風小雅之遺其後唐之詩人猶通比興至宋乃漸失其旨然失之於詩而得之於詞猶詩教之遺也

論三百篇爲全經不可增刪改竄

漢書藝文志曰詩三百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班氏據漢博士之說詩遭秦爲全經漢時所傳之三百篇卽聖人所謂詩三百非有不完不備待後人補綴者漢時今尚書家以二十九篇爲備古尚書家以爲有百篇二說不同而詩則三家與

毛今古文皆以爲全經無不同也王柏乃疑今日之三百五篇豈果爲聖人之三百五篇秦法嚴密詩無獨全之理竊意夫子已刪去之詩容有存於閭巷浮薄者之口蓋雅與難識淫俚易傳漢儒病其亡逸妄取而攷雜以足三百篇之數柏此說與漢志相反柏以前無爲此說者果何所據而云然乎吳師道引劉歆言詩始出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以證王氏之說案劉歆但云雅頌相合未云攷雜足數且班固旣著此語於歆傳而藝文志以詩爲全經是班氏未嘗以歆所云疑詩爲不全也王氏因朱子以鄭衛爲淫詩毅然刪去三十二篇且於二南刪去野有死麕一篇而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聖人手定之經敢加刪改後人以其淵源於朱子而莫敢議金履祥許謙從而和之不知朱子之說證以左氏已難據信朱子曰今若以桑中濮上爲雅樂

當以薦何等鬼神接何等賓客案桑中詩雖未見古人施用而鄭

衛風三十二篇朱子所指爲淫詩王氏所毅然刪去者如將仲子

褰裳風雨有女同車蓀兮野有蔓草六詩明見於左氏傳用以宴

享賓客

左氏傳雖難盡信然必非出於漢以後

朱子之說已未可信王氏所疑豈可

信乎自漢以後學者不知聖人作經非後人所敢擬議王通續詩

有四名五志或云僞作朱子曰王通欲取曹劉沈謝之詩爲續詩

曹劉沈謝又那得一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關雎鵲巢劉迅取

房中歌至後庭鬪百草臨春樂少年子之類凡一百四十二篇以

擬雅章又取巴渝歌白頭吟折楊柳至談容娘以比國風之流亦

屬僭邱光庭兼明書曰大中年中毛詩博士沈朗進新添毛詩四

篇表云關雎后妃之德不可爲三百篇之首蓋先儒編次不當耳

今別撰二篇爲堯舜詩取虞人之箴爲禹時取大雅文王之篇爲

文王詩請以四詩置關雎之前所以先帝王而後后妃尊卑之義也朝廷嘉之明曰沈朗論詩一何狂謬不知沈朗自謂新添四篇爲風乎爲雅乎爲風也不宜歌帝王之道爲雅也則不可置關雎之前非唯首尾乖張實謂自相矛盾其爲妄作無乃甚乎案沈朗妄添詩罪在劉迅之上王柏妄刪詩罪亦不在沈朗之下四庫提要斥之曰柏何人斯敢奮筆以進退孔子哉程敏政茅坤信王柏二人非經師毛奇齡已辨之閻若璩深於書而淺於詩亦誤信王柏皆不足據

論風人多託意男女不可以文害辭

漢書食貨志曰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

師古曰怨

刺之春秋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何休公羊解詁曰男女有所怨恨相從

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據此二說則風詩實有民間男女之作然作者爲民間男女而其怨刺者不必皆男女淫邪之事朱子乃以詞意不莊近於褻狎者皆爲淫詩且爲淫人所自作陳傅良謂以彤管爲淫奔之具城闕爲偷期之所竊所未妥藏其說不與朱子辨朱子謂陳君舉兩年在家中解詩未曾得見近有人來說君舉解詩凡詩中所說男女事不是說男女皆是說君臣未可如此一律今人解經先執偏見類如此錫瑞案陳止齋詩說今不可得見據朱子謂其以說男女者爲說君臣則風人之義實當有作如是解者朱子楚詞集注曰楚人之詞其寓情草木託意男女以極游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其敘事陳情感今懷古以不忘乎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其語祀神歌

舞之盛則幾乎頌而其變也又有甚焉其爲賦則如騷經首章之云也比則香草惡物之類也興則託興興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屬也朱子以詩之六義說楚詞以託意男女爲變風之流沅芷澧蘭思公子而未敢言爲興其於楚詞之託男女近於褻狎而不莊者未嘗以男女淫邪解之何獨於風詩之託男女近於褻狎而不莊者必盡以男女淫邪解之乎後世詩人得風人之遺者非止楚詞漢唐諸家近於比興者陳沆詩比興箋已發明之初唐四子託於男女者何景明明月篇序已顯白之古詩如傅毅孤竹張衡同聲繁欽定情曹植美女雖未知其於君臣朋友何所寄託要之必非實言男女唐詩如張籍君知妾有夫一篇乃在幕中卻李師道聘作託於節婦而非節婦朱慶餘洞房昨夜停紅燭一篇乃登第後謝薦舉作託於新嫁娘而非

新嫁娘皆不待箋釋而明者卽如李商隱之無題韓偓之香奩解者亦以爲感慨身世非言閨房以及唐宋詩餘溫飛卿之菩薩蠻感士不遇韋莊之菩薩蠻畱蜀思唐馮延巳之蝶戀花忠愛纏綿歐陽修之蝶戀花爲韓范作張惠言詞選已明釋之此皆詞近閨房實非男女言在此而意在彼可謂之接迹風人者不疑此而反疑風人豈非不知類乎孟子曰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以託意男女而據爲實言正以文害辭以辭害志而不知以意逆志者也

論鳥獸草木之名當攷毛傳爾雅陸疏而參以圖說目驗

鳥獸草木之名雖屬詩之緒餘亦足以資多識三家旣亡詳見毛傳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張揖進廣雅表云周公著爾雅一篇今俗所傳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

或言沛郡梁文所考據此則毛傳與爾雅同淵源於子夏故爾雅之釋草釋木釋鳥釋獸與毛傳略同曹粹中放齋詩說以爲爾雅成書在毛公以後戴震曰傳註莫先毛詩其爲書又出爾雅後爾雅杜甘棠梨山檣榆白粉立文少變杜澀棠甘而名類可互見杜赤棠白者棠以棠見杜杜甘棠以杜見棠毛詩甘棠杜也誤粉白榆也不誤杜甘曰棠梨山生曰檣榆白曰粉朱子詩集傳於陳東門之粉云粉白榆也本毛詩於唐山有蘆云榆白粉也殆稽爾雅而失其讀其他毛詩誤用爾雅者甚多先儒言爾雅往往取諸毛詩非也錢大昕曰毛公所見爾雅勝於今本如草木蟲魚增加偏旁多出於漢以後經師而毛公猶多存古夫不枯鞠脊令卑居之屬皆當依毛本改正者也陳奐曰大毛公生於六國其作詩故訓傳傳義有具於爾雅有不具於爾雅用依爾雅編作義類案諸家

說皆以爾雅先於毛詩與曹氏說不同攷鳥獸草木者二書之外陸璣草木鳥獸蟲魚疏爲最近古成伯璵毛詩指說曰陸璣作草木疏二卷亦論蟲魚鳥獸然土物所生耳目不及相承迷悟明體乖殊十得六七而已據此則唐人於陸疏已不盡信然十得六七猶勝後人臆說宋蔡卞毛詩名物解許謙集傳名物鈔陸佃爾雅新義羅願爾雅翼自矜創獲求異先儒而蔡卞陸佃皆王安石新學安石詩經新義八月剝棗不用毛詩剝扑之訓以爲剝其皮以養老後罷政居鍾山聞田家扑棗之言乃悟杜詩東家撲棗任西鄰及棗熟從人打知毛傳剝扑之訓不誤奏請刪去詩義宋人新說之不可信如此所說名物安可據乎古今名物不同未易折衷壹是然不知睢鳩爲何鳥則不能辨摯而有別言摯至與言鷙猛之孰優不知芣苢爲何草則不能定毛與三家樂有子與傷惡疾

之孰是多識草木鳥獸乃足以證詩義動植物學今方講明宜攷毛傳爾雅陸疏證以圖說參以目驗審定古之何物爲今之何物非但取明經義亦深有裨實用未可以其瑣而忽之也

論鄭箋朱傳間用三家其書皆未盡善

自漢以後經學宗鄭說詩者莫不主鄭箋自宋以後經學宗朱說詩者莫不從朱傳鄭箋宗毛者也而間用三家說朱傳不宗毛者也亦間用三家說惠棟九經古義曰王伯厚謂鄭康成先通韓詩故注三禮與箋詩異案鄭志荅吳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盧君謂盧子幹也先師謂張恭祖也讀漢書盧植與鄭元俱事馬融同門相友元本傳云又從東郡張恭祖受韓詩故記注多依韓說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

案鄭箋宗毛然亦間有從韓魯說者如唐風素衣朱襮以緇黼爲
綃黼十月之交爲厲王詩皇矣侵阮徂共爲三國名皆從魯詩衡
門可以樂飢以樂爲癯十月之交抑此皇父抑讀爲意思齊古之
人無斃斃作擇泮水狄彼東南狄作鬣皆韓詩說也詳見毛詩稽
古編經義雜記此鄭箋間用三家之證也王應麟詩考序曰賈逵
撰齊魯韓與毛詩異同崔靈恩采三家本爲集注今唯毛傳鄭箋
孤行獨朱文公闕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康衡宋人諱匡
字改爲康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
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儆昊天有成命道
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
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岨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
方又證諸楚辭一洗末師專己守殘之陋此朱傳間用三家之證

也錫瑞案鄭箋所以間用三家者當時三家通行毛不通行故鄭君注禮時尚未得見毛傳蓋鄭見毛傳後以爲孤學恐致亡佚故

作箋以表明有不愜於心者間采三家裨補其義不明稱三家說

者正以三家通行人人皆知之故

鄭樵曰當鄭氏箋詩三家俱存故鄭氏雖解釋經文不明言改

字之由亦以學者既習詩則三家之詩不容不知也後世三家既亡學者惟見其改字而不見詩學之所由異此鄭氏之所以獲譏也

其後鄭箋既行而齊魯韓三家遂廢

經典釋文之說此鄭君所不及料

者鄭精三禮以禮解詩頗多紆曲不得詩人之旨魏源嘗摘其失如亦既覲止引男女之構精言從之邁殉古人於泉壤苑柳相戒言王者不可朝事四月怨役斥先祖爲非人除牆茨之淫昏反違禮而害國頌椒聊之桓叔能均平不偏黨瞻烏爰止則教民以貳上昊天爲政望更姓而改物成王省耕王后與世子偕行閭妻厲妃童角乃皇后之斥取子毀室誅周公之黨與履五綏雙數姜襄

之姆傳此鄭箋之未盡善也朱傳所以間用三家者亦以毛鄭不
愜於心間采三家裨補其義據王應麟詩考序云扶微學廣異義
亦文公之意則其采輯三家實由朱子集傳啟之後來范家相馬
國翰更加摭拾至陳喬樞益詳未始非朱子先路之導攻朱者不
顧朱義有本並其本於三家者亦攻駁之過矣朱子作白鹿洞賦
用青衿傷學校語門人問之曰古序亦不可廢是朱子作集傳不
過自成一家之說後人尊朱遂廢注疏亦朱子所不及料者鄭箋
之失在以禮解詩朱傳之失則在以理解詩其失不同皆不得詩
人之旨黃震謂晦菴先生盡去美刺探求古始雖東萊先生不能
無疑陳傅良謂竊所未安是朱傳在當時人已疑之元延祐科舉
條制詩用朱傳明胡廣等竊劉瑾之書作詩經大全著爲令典於
是專宗朱傳漢學遂亡

本提要

近陳啟源等乃駁朱申毛疏證詳明

一一有本

本提要

此朱傳之未盡善也然則學者治詩以何書爲主

乎曰三家既亡毛又簡略治詩者不得不以唐人正義爲本其書

以劉焯毛詩義疏劉炫毛詩述義爲彙本故能融貫羣言包羅古

義

本提要

雖或過於護鄭且有強毛合鄭之處而名物訓詁極其該

治遠勝周易尙書疏之空疏朱子集傳名物訓詁亦多本於孔疏

學者能通其說不僅爲治毛詩之用且可以通羣經至於近人之

書則以陳奐詩毛氏傳疏能專爲毛氏一家之學在陳啟源馬瑞

辰胡承珙之上

陳疏惟合明堂路寢爲一非是鍾文丞嘗詆爲新奇繆戾

齊詩遺說考韓詩遺說考能兼考魯齊韓三家之遺比主應麟范

家相馬國翰爲詳學者先觀二書可以得古詩之大義矣

陳氏於三家少

發明魏源發明三家未能篤守古義且多武斷

論孔子刪詩是去其重三百五篇已難盡通不必更求三百五篇

之外

史記孔子世家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案史公說本魯詩爲西漢最初之義云始於衽席正與讀春秋歷譜牒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相合可知關雎實是刺詩而無妨於列正風冠篇首矣云關雎之亂以爲風始可知四始實孔子所定而非周公所定且並非周初所有矣云三百五篇可知孔子所定之詩止有此數不得如毛鄭增入笙詩六篇而陸孔遂以爲三百十一篇矣云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可知三百五篇無淫邪之詩在內不得如朱子以爲淫人自作而王柏妄刪鄭衛矣孔子刪詩之

說孔穎達已疑之謂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夫子所錄者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惟歐陽修以遷說爲然以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近人朱彝尊趙翼崔述李惇皆力辯刪詩之非惟趙坦用史公之說曰刪詩之旨可述乎曰去其重複焉爾今試舉羣經諸子所引詩不見於三百篇者一證之如大戴禮用兵篇引詩云魚在在藻厥志在餌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校德不塞嗣武丁孫子今小雅之魚藻蓼莪商頌之元鳥等篇辭句有相似者左傳襄八年引詩云兆云詢多職競作羅今小雅之小旻篇句有相似者荀子臣道篇引詩云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與今唐風揚之水篇亦相似凡若此類復見疊出疑皆爲孔子所刪也若夫河水卽沔水新宮卽斯干昔人論說有足

取者然則史遷所云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者直千古不易之論
王崧亦爲之說曰史記之書繆誤固多皆有因而然從無鑿空妄
說者考漢書食貨志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
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云云史記所謂古詩三千餘篇者蓋
太師所采之數迨比其音律聞於天子不過三百餘篇何以知之
采詩非徒存其辭乃用以爲樂章也音律之不協者棄之卽協者
尙多而此三百餘篇於用已足其餘但存之太史以備所用之或
闕詩三百誦詩三百皆孔子之言前此未有綜計其數者蓋古詩
不止三百五篇東遷以後禮壞樂崩詩或有句而不成章有章而
不成篇者無與於弦歌之用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釐訂汰黜定
爲此數以教門人於是授受不絕設無孔子則此三百五篇亦胥
歸泯滅矣故世所傳之逸詩有太師比音律時所棄者有孔子正

樂時所削者所采既多其原作流傳誦習後人得以引之是則古詩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乃太師所爲司馬遷傳聞孔子正樂時於詩嘗有所刪除而遂以歸之孔子此其屬辭之未密或文字有脫誤耳然謂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可知非獨取其辭意已魏源又引三家異文證之曰今所奉爲正經章句者毛詩耳而孔疏謂毛詩經文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故崔靈恩載殷頌末三家有於繹思一語而毛無之後漢陳忠疏引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注謂出齊魯詩而毛無之韓詩北宋尙存見於御覽乃劉安世述雨無正篇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二語而毛無之至選注引韓詩經文有萬人顛顛仰天告愬二語鄭司農周禮注述三家詩云敕爾瞽率爾眾工奏爾悲誦則今并不得其何篇使不知爲三家經文必謂夫子筆削之遺無疑矣至若

緇衣左傳引都人士首章而鄭君服虔之注并以爲逸詩孔疏謂韓詩見存實無首章然賈誼新書等齊篇引詩曰狐裘黃裳萬民之望是魯詩有都人士首章而韓逸之也左傳引詩何以恤我我其收之明是周頌之異文而杜注以爲逸詩是皆但據毛詩之蔽也夫毛以三家所有爲逸猶韓以毛所有爲逸果孰爲夫子所刪之本耶是逸詩之不盡爲逸有如斯者推之韓詩常棣作夫移齊詩還作營韋昭謂鳩飛卽小宛河水卽沔水是逸篇不盡逸有如斯者再推之則左傳澶淵之會引詩云淑慎爾止無載爾僞乃抑篇之歧句荀子臣道篇引詩云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坊記引詩云相彼盍旦尙猶患之緇衣引詩云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漢書引詩云四牡翼翼以征不服烏知匪揚之水小弁節南山六月之文而謂皆刪章刪句刪字之餘耶魏說主不

詩經通論
十一
刪詩而可證史記去其重之義故節取之案詩三百五篇已不能
盡通其義更何暇求三百五篇之外刪詩之說逸詩之名學者宜
姑置之但求通其所能通者可也